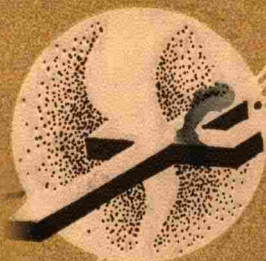


实行的基督教

龔斯德著



上海廣學會出版

龔斯德原著

實行的基督教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版

實行的基督教(全一冊)

每冊售價大洋二角

原著者 龔 斯 德

編譯者 陳 頌 德 羔 明

上海博物院路十九號

發行版者及 廣 學 會

代印者 上海協興印刷公司

✻ 版權所有 ✻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By

E. Stanley Jones

Translated by

T. M. Chen Z. K. Zia

Seventh Edition

Price: 20 cents

Postage Extra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2

序

有幾位讀者們留意到這本書裏缺少了一般國外佈道教本中應有的資料。他們問：印度的童年婦婦在那裏？階級制度以及階級制度的隔離和麻木的生活在那裏？那六百萬修行者走遍印度全國，他們尋見的不多，貢獻的更少，這些人在那裏？印度教是否乃一種哲學的制度？抑係還留存着那通俗的色彩，受着三萬萬三千萬男女神道的支配，還有走不盡的朝香進貢的人與各種貪得無厭的和尚以及一些道德卑污的神道的崇拜？深宵制度（即婦女不准出外制度）有否除掉？百分之九十三的文盲是否仍然存在？以上種種，在以往的記載中常常看見，現在是否都消散了麼？印度難道是充滿了光明與甜蜜麼？回答說：不，那些污點仍留存着，但我不放它們在我的描寫中。其理由有三。

第一·印度受人的壓逼太甚。我覺得國外佈道者爲了要鼓吹國外佈道的事業，把印度的黑暗面描寫的太濃了。他們所描寫的也許是真的，但不是一幅真的畫。受了這種側

畫片面印象的西人很易起一種可憐或是可憎的反感。結果，他們就以西方的文明自詡了。在我個人看來，誇大的伏癥並不利於國外佈道事業。

在美國旅行的那些東方觀光者也未始不可以把西方種種不光明的東西來描寫。例如大城中的貧民窟，火刑黑人，和較任何國更多的離婚與罪犯案件。而且他們也實地描寫過那些，但爲美國人所不悅。因爲那些是片面而不真確的描寫啊！故從基督徒的立場來說：我們要人家怎樣待我們，我們也應該怎樣待人家。

第二·所謂印度的罪惡，印度人自己何嘗不知道，並且已經設法改革。因爲基督教傳入印度已久，在那兒已打了基督教理想的印記，在他們中間已產生了一種良心。故我們可以深的信託那些印度人自己會去改良他們的社會的。而且他們的辦法一定會比西方人的更積極更努力。一位土耳其的律師曾對我們說：『我們國中四年來種種的改良，非別國人所能叫我們做成的，對於我們所辦的成績，連我們自己也覺得驚奇。』

第三·我們原希望把基督教會根深蒂固的在印度樹立起來，人類的罪惡不足以爲根

據的，總之，人類不分東西，在道德上無論他們是如何的完備，都需要基督。我曾經很公開的對印度說：『我努力的到印度來傳教，並不是因為你們比別處人更壞，也不是因為你們是人類中最需要宗教的。我來，不過爲了你們是人類的一份子罷了。我十分相信我們所值得居住的世界，一定要受耶穌的精神和思想的支配。我之所以僕僕風塵，無非爲了你們是世界之一部分，使世界同趨於善。倘使在我的本國沒有十分多的人在佈道，我是斷乎不會到此地來的，因爲東西文化有同樣的急需，惟有基督能供應那種急需。』

復次，在本書裏似乎忽略了印度的民衆運動。原因是爲了我寫這書乃本乎我自己的經驗。而我所遇到的人又大半是知識階級的。但是我的工作也未始不與民衆運動相接觸，不過是限於思想的民衆罷了。而所謂低級的民衆運動在最近已如潮湧般進行得很快。我回到印度以後，一位朋友給我看有一萬八千印度人用大拇指打過印的請願書，他們表示願進教做基督徒。在這本書中我僅提到我自己經驗中所最熟悉的。

與印度分離了二年，現在的光景比我以前離去時的情形似乎是更加開放與活動。思

想的民衆運動靜靜的在積極進行着，印度已飽受了基督的思想與理想，不久就會如雨那般降下來，成功事實。不過實現的遲早，在乎我們實行基督的程度如何。在印度有一位著名的阿利安會友對我說：『一切都全仗着基督的教會。』這話是千真萬確的。

羅斯德序

實行的基督教

目錄

小言

第一章	使者和福音	一
第二章	佈道事業的宗旨和目的	一二
第三章	耶穌在道德精神方面的優勢	三五
第四章	甘地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四七
第五章	宣教師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五九
第六章	意外的阻撓	七六
第七章	問題的討論	九一
第八章	經驗中的耶穌	九九
第九章	教會中心問題	一三
第十章	基督與其他的信仰	二五
第十一章	具體的基督	三三
第十二章	印度對於耶穌的見解	三九
第十三章	印度民間的基督	四八

實行的基督教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by E. Stanley Jones

第一章 使者和福音

有些朋友要求我，把我在東方佈道的經驗，寫在這本小冊子裏。我已覺得一切真實的佈道事業，必須從佈道家自身做起，全世界基督教事業的問題乃是其工作者的問題。家庭的訓育不能超過家庭的道德，所以基督教的服務也不能超過教中的工作者。

因此我不得不先行略述一己的經驗，如果不是這樣，我要懷疑自己恐怕沒有勇氣去著這書了。在印度費了八年的功夫，從事於各種的佈道工作，歷任西人教會中的牧師，出版社社長，鄉村佈道員，一區的區長，我心裏特別覺得，必須在那些受過教育的高等階級和知識階級中間多做工夫。照佈道事業的全部看來，我們很少工作在他們中間。一般人多選擇阻力最少的一方面做去，全部的事業可說都做在低等階級中間。

在我的普通工作之外，我曾發起一班查經和讀書班在一個印度人的俱樂部內，這是

著名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聚集的地方。在傍晚打網球完畢之後，我們一同坐着，直到紅日西沉，彼此研究新約聖經，探討心靈的事件，一日有一個著名的政府官員，他是一個印度教徒，問我道：「你們在這地方已經佈道幾年了？」我對他說：「大約已有五十年左右」。

他直截的問道：「這樣你們爲什麼只到低等階級中講道呢？爲什麼不到我們中間來？」我回答他：「恐怕那是爲了他們不歡迎我們。」他答道：「這是誤會，如果你們誠意地來到我們中間，那有不歡迎之理？」這事以後，我幾乎時時急切的找尋這個誠意的方法，我後來得到了一個結論，那誠意的方法不外乎做一個真誠實意的基督徒，具有一切的美德。

誰是合配的呢？因爲這是必須親自站在印度的思潮和國民運動中，能把基督真切地表彰出來。我感到痛苦，因爲自己缺少知識，我更其痛苦，因爲我沒有完全像基督，供應時勢的需要。最使人失望的就是我自己身體的不康健。

八年工夫的勞力使我患一種神經衰弱的疾病。在我休假回國以前，已遇着了幾次的

昏厥。在船上主領聖日早禱的當兒，又是一次昏厥。在美國終算休息了一年工夫。以後回到印度的途中我正在主領菲列濱大學生的佈道會，有幾百天主教學生皈依基督。但在緊要的時候，我的舊疾又發作了，昏厥了好幾次。我動身到印度去，覺得前途昏暗。現在我正開始了一種新的工作在這炎暑的環境中，事未做而已先失敗了。到印度後，我便立刻往山上去，完全休息了幾個月。後來我下山來，想試做些工作，不料發覺自己的身體仍舊不好，所以又回到山上去。第二次我又下山來，我看出自己仍舊不能工作，氣力全無，身體的康健已爲病魔奪去。現在我正應呼召，還有事業在前，但是本身毫無準備。

我看出除非從別處獲得助力，自己必須放棄這佈道事業，回到美國，從事於農業，或者還有回復康健的希望。那正是我在黑暗的時代。這時我正在洛克納 (Lucknow) 集會。在禱告中，並不特別的想到自己，有一個聲音似乎對我說道：「難道你自己對於我命你去做的工已經預備好了嗎？」我答道：「未曾！主呀！我從此一敗塗地了」。那個聲音答道：「如果你把一切托在我手，不爲了這事擔憂，我會替你設法。」我立刻答道：「

主呀！就此算數吧！」

一種平安進到我的心裏，滲透了我的週身。我知道上帝旨意已經成就！生命——豐富的生命——已經籠罩着我了。我已被上帝高舉了。在我這日回家的當兒，似乎覺得兩脚未曾着地，處處多是聖地。在這幾天當中我幾乎不覺得有一個身體。我經過了這幾天，整日的工作，直到深夜，方才上牀。我自己默想爲什麼仍要上牀去睡呢？因爲一點沒有疲乏的痕跡。我似乎被生命，平安和休息，所佔去，也好說基督自己已佔領了我。

問題來了，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把這件事講出來。起先我不敢直說，但是我覺得這是應該的，所以就述說這事。此後我又過了九年奮勉的生活，到現在舊疾從未發過，這樣的康健是從來所未見的。但這不只是一種身體上的神蹟。在我的心靈方面似乎也吸取了新生命，我的人生從此運行在一種較高的平面上，這可說是不勞而得的賞賜！

只種經驗或者心裏學家可以把牠分析的條理清楚，視爲平凡的事。但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爲生命可以超過任何機械的分析，而且基督已在我的身上變成生命了。

如果沒有這次的神蹟，我很懷疑自己會有這樣的勇氣，應主的呼召，到印度思想界

和生活界領袖中去做工夫，這件事實在太嚴重了，但是我已找着了我的救星，不會使我失望。

現在先要提及一種正當的講道方法。當日有兩三種通行的方法：（一）攻擊他教弱點的舊法，然後試把自己的宗教建設在他教殘破的上面。（二）法克爾醫士的方法，就是彰顯基督教如何應驗古時的信心。這是遠勝於舊法的一種改良方法。（三）討論對於大眾發生興味問題的方法，再用基督的福音和勸導作為結束。

我內心裏覺得在以上的三種方法以外。必須有一種更好的講道方法。我正在急切的找尋中。八年前我曾寫下幾條原則，也許是我們傳道人所可採取的。（一）應該絕對的誠篤，講者的意思或宗旨不可用一種模稜兩可的題材去掩飾。聽衆然後能對於他們所聽的道有把握。（二）預先宣佈對於各教並不攻擊。如果有什麼攻擊，那不過把基督積極的表顯出來。這就是說，那種攻擊乃是雙方並進的——對於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方面。而以基督作我們雙方的評判者，這樣便能救我們（指西方教士）免除那些有損於教會工作的自傲的性情和態度。（三）准許大家在開會時有發問的權利——歡迎一切的疑問，不宜規避難

點。(四)在聚會的城中，先請好幾個有名的人物(指非教徒)做主席。(五)基督教的界說就是基督而已，既非舊約，或西方文化，又非西方的教會制度，實乃為基督本人，做一個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去效法基督。(六)應該用基督徒的行為來表彰基督，勝於無聊的爭辨多多。

以上的幾條大意是在八年以前紀下來的。現在回頭一望，可以找着兩種顯著的進步。(一)我已不用基督教的名稱在我的報告中，(這個名稱是在聖經裏沒有的)以免使人誤會，我常用基督的名字在一切宣佈的題目和演講中。否則我必須聲明我所說的基督教是指着基督自己；(二)基督必須帶着印度的色彩，他必須是個印度民間的基督，我已經看出如果一種運動，要在印度成功，萬不可忽視了那正在勃興着印度的國民覺悟。基督教既然有忽視這種覺悟的趨勢，在那些有覺悟的印度人中無怪不能盛行了。當一個著名的愛國領袖對我說道：「我並不畏懼基督教的本身，但我只怕這點，無論是誰，若一做了基督徒，就忘了印度的前程。」他這樣的懷疑，是無怪其然的。基督教如果要想成功，不必扶助君王，也不必依賴政府，作為後盾，必須和民衆站在一起。基督教必須和民衆

合作，不加反對。基督並不是一位主張白人須統治世界的黨員，他乃是人類的長兄。我們也該像基督一般，歡迎現代熱心愛國者，引為同伴。

關於宣傳福音的方法和精神，我們應該看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該當把泰戈爾明透的話，放在心坎裏，他說：「宣教師把他們的真理傳到異鄉的時候，若非用敬禮去傳給人，這道便難受人的接受，而且是不當被接受的。傳道的方式，不該完全違反當地國家的思想和尊嚴。」我自己覺得我們從西方來此傳道的人，應該有一種內性的覺悟，雖然不一定要外面的表示，那就是自己已做了印度的螟蛉子。我們應當把我們的福音恭恭敬敬的獻給我們的第二祖國，恭敬的態度是不可少的。印度已是我們的家鄉，他的前途是我們的前途，我們在於耶穌全是印度的僕人。

現在我們已討論到這兒，這印度民間的基督和他含蓄的全部意義，乃是我們給於印度的福音。

這以基督為萬事中心的正當方法，已被葛爾基博士（Gilkey）證實了。在印度國內曾經得着很多的聽衆，他和許多朋友——連我也在其內——經過多次的討論，方才選定

一個題目做他演說的用途。題目就是「耶穌的人格」，選擇這樣的一個題目，實在是很冒險。一個著名的印度大學校長，對葛爾基博士說道：「如果你在五年前，或三年前選擇了這個題目，恐怕要沒人來領教了。我對於這樣大的興趣和這樣多的聽衆，正和你一樣的感到驚奇。」一個著名的印度教徒，也是一個社會的思想家，在他的報上評論道：「講師葛爾基，不能選擇比耶穌的人格更爲富有興趣的題目了」。我的經驗，一旦被別人的經驗所證實，自然是更加有把握了。

以前要想請那些非教徒來聽教中的演說，正是難如登天，但是一個最著名的印度教徒和一個信仰回教的法官，竟肯同一個基督教的教士，合簽他們的名字在召集聚會的通告上面，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新的經驗。一個有經驗的教士，在一次聚會以後，對我說道：「如果你在一禮拜以前告訴我，這城裏的領袖們肯每晚坐着，靜聽一個教士最率直的福音，而毫無倦容，我老實說是不會信你的，但是他們竟已實行了。」我已發見他們愛聽福音，如果這是基督的；他在被舉起時他們也會被吸引攏來的。

或者我們尙待發見純潔的基督教便是美好的策略，那率直公開的傳揚耶穌，乃是最

好的方法。保羅深信這個，因他說道：「我將那些暗昧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不認講上帝的道，只將真理表明出來，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薦給各人的良心……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揚基督耶穌，是我們的上主。」（哥林多後四章二至五）保羅把自己薦給各人的良心，因為他知道耶穌迎合人的靈魂，正像光明迎合眼目一般，又如同真理適合良心或美觀適合審美的天性。因為基督和靈魂，本是相互為用的，如果一旦合而為一，真是二美兼有的了。

這種講道的方法，大概是對的，可以從一個教外的主席的一句話證明之。他曾責備一個教中的講員，因為他不直截的講到基督，他說：「我們自己也能講論上帝，但我們所望於你的，乃是講基督。」

我們時常引證保羅在雅典講道，稱為宣教士講道的模範，但是這實在是保羅生平最大失敗之一，他不能在那兒建設教會。麥金德虛（Mackintosh）分析他的失敗如下：「福音的宣傳失敗或成功，只要看他是否把耶穌一生不舊的故事，有意地隱藏起來，還是公開的傳揚出去。試把保羅在雅典的演說研究一下。他先講到上帝的神性，一位離開我

們不遠的上帝，人類賴以生存的上帝，他能創造有規則的宇宙，掌管萬物，又從一祖生出萬族的人來，沒有種族的界限，無所謂希臘和野蠻人之分。這些有趣的道他都講了，但可惜保羅並未特別的傳揚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他在雅典的失敗，就在於他有意的把這十字架道理遺漏不提。以後他在哥林多立意改變了這種掩飾的方法。保羅懺悔的寫道：「我決意在你們中間除了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以外，不講別的。」福音的道理會立刻失去他的意味，如果一旦沈淪於猶太人的陳言套語當中。」（參看基督教福音的起源，麥金德著）

一般印度教徒極力的主張，不要一個「改頭換面」的基督徒，一個印度學生代表在北京世界學生大會中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的基督，必不會穿着死灰復燃的教義爭辯的衣服，乃是一個活潑有爲的基督，正如復活的早晨，在空洞的墓旁迎接馬利亞的神氣一般。

一個印度教徒這樣的解釋道：「我們固然不會接受基督到我們的心中，但這事的全部責任，不都在我們的身上。宣教士把一個完全帶着西方色彩的基督，介紹給我們。直

到現在他們特別努力攻擊我國原有的教義，因此，我們必須爲保存自己的宗教而與他們奮鬥。人們在戰爭的狀態中，不能判定是非。在這種攻擊基督徒的熱狂中，我已不知不覺的攻擊到基督自身上去了。（參看印度的目標，霍蘭德 Holland 著）

我們教士們也必須自認自己的過失，放大目光，因爲將來的印度定有機會去招認一個未失本來面目的基督。

我有一個朋友一次和一個婆羅門教徒談道。那個教徒突然對他說道：「我不愛屬於西方信條和西方教會的基督。」我的朋友平心的答道：「這樣，你對於那印度民間的基督，有何感想？」那婆羅門教徒思索了一會，似乎正在他的腦海裏描寫一個印度民間的基督——他望見了，基督正穿着一件印度的道衣，和羣衆一起坐在路旁，醫好了一切摸到他跟前的盲人，按放自己的手在可憐的不潔的長大麻瘋病人的頭上，這些人都跪拜在他的足前；同時他宣揚天國的佳音，給一切病苦無告的人們，搖擺的走上一座孤山，滿心懷着悲傷，替世人死在路旁的十字架上；後來又凱旋的復活了，並且又行走在路上。

那個婆羅門教徒，忽然對我的朋友說：「我能真誠的愛敬這位印度民間的耶穌」。

這個印度民間的耶穌和加利利的耶穌，究竟有什麼分別呢？實說吧，沒有絲毫的差別！

基督正在逐漸形成了一個熟知的人物，換一句話說，他已逐漸成爲印度化了。你能在印度人思想的道上，屢次的遇見他；在印度人感情的大道上，覺得他的和藹的存在，在印度人的果敢的通衢上，他會立刻顯出威嚴的神氣。印度的語聲開始和美國詩人輝底爾一樣的說道：「這穿着無縫之衣者的醫治，

正時候在我們疼痛的病床；

在人羣中我們摸他的衣裳，

一切都再會被他完全醫治。」

第二章 佈道事業的宗旨和目的

在這裏有不少的誤會，一般人還不會明瞭，我們爲什麼從事於佈道事業，什麼是我們實在想要做的。對於這個全部的佈道問題，各方面都有很嚴厲的評判。在我個人看來

。倒很歡迎他們有評判。如果我們所做的有真的價值，自然更會發達。如果牠沒有真的價值，不如早些宣佈爲妙。

有些人稱呼西教士是國際的好事者，把信條負販到東方，狂熱的僧侶，梯山航海去勸人入教。從他方面還有一種評判，說我們西教士不過要滿足自己種族上的自大性，所以不憚勞苦的去扶助別的國家。在他們看來，我們西教士不過代表帝國主義那親善的一方面，先行開設醫院，創辦學校和慈善事業，然後那帝國主義隨着而來，借着帝國的威名，席捲而去。有人以爲在勇往的宣教師開闢以後，隨有資本主義乘機而入，坐享其利。還有人說這是一種失禮的行爲，竟傳教到印度這樣的一個國家來——一個能產生甘地和泰戈爾的國家。最後有人對我們說，那全部的佈道事業乃是一個錯誤，因爲有一個非教徒學者曾對他們說過，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到普天下去傳佈他的福音的最後命令，乃是後人增添的，所以那全部問題，却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觀念上面。

這些都是極嚴厲的評判，我們必須公開的，公道的對付才是。如果這佈道問題的全部，會獲得將來教會的同情，我們便可深悉現在的事業是正當的，也能把自己薦給人們

的理知，因為凡係不能獲得理知的許可，不久也會失了人們的同情。

有些宗旨以前果然很佔勢力，但是到現在已逐漸失勢。比如在我初做宣教師的時候，那最通行的思想，就是有無數的靈魂將要沈淪，我們必須盡力拯救他們。無論這種思想是否合理，但是現在究竟已失了他的優勢，不再為國外佈道的惟一宗旨了。在歐洲大戰結束的時候，一般人以為共和政體乃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妙藥，美國既是實行共和思想的國家，又浸濡在基督教中，應該把共和思想佈施給普天下人。那時監理會的百年大會和各教會的世界運動有許多的地方，浸濡了這一類的思想。現在我們可以看見共和思想雖然有他自己的價值，並不是祛除全世界萬惡的靈藥。凡能在君主國家內發生的麻木的罪惡，同樣的能猖獗在共和的國家內。一個有思想的印度教徒讀過了白來氏 (Bryce) 的現代的共和國家以後，總結起來，對他的朋友說道：共和到底不過是一種主義，而且這種主義在上帝的國未成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概以先，是萬難見諸實行的，我們必須比共和更進一步着想。

還有一個時期，一般人以為我們到東方去，乃是使之改變為西洋化。我還能很清晰

的記起一篇演說，是當日一個有名的基督教主筆所講。他引證了幾句詩：

從那夜的黑暗裏面，

這世界轉到光明去，

曙光正是照耀各處。

那全篇的演說，不過把旁貝的電車，非洲的美國式的耕犁和日本的西洋服裝，細述了一遍，指鹿爲馬的把他們當做「曙光正是照耀各處」的徵兆！我敢率直的說，我自己不願着手於使東方歐化的工作，但是我却自信情願捨棄自己的生命，使印度皈依基督。老實說來，「歐化」和「基督化」這兩種名稱是含有極對不同的意義的。在這次大戰爭中我們已可隱約的看出西方的文化有不少的地方仍舊要受制於野蠻思想的權力。誰能懇切的說：「呀！試看這赤裸裸猶如籃蓋脫落的世界。」現在我們已親看見這赤裸裸的世界，那野蠻餘孽的兇惡容貌正從深淵裏窺視吾人。不錯，西方文化外表果然燦爛，潛伏着的却免不了野蠻。如果把現代西方的城市忠實的觀察一下，便會消滅吾人一種不負責的樂觀。果然不錯，野蠻的劣跡並非如同一樣明顯的事物，得以在地圖上隨意指出說：「那

是在這兒·或在那兒」。「野蠻」是無關地理的東西，乃是一種精神的東西。在現代的世界或者仍有很多的思想目的和精神帶着野蠻的色彩，所以野蠻色彩在東方和西方都可以遇見的。

但是世上並沒有像「基督教國家」那樣的東西。個人和團體有皈依基督的，但如說一種民族，他全體的生活，是建設在耶穌的觀點上，那是尚未實現過，我們只有一部分已經基督化了。這不是說，我們否認基督教對於西方文化的貢獻，我們着實珍視和感激，同時我們也並不盲目，就是西方的文化也許是歷史上所產生各種文化之冠。但是我們不該把自己做爲測量的標準，倒要以耶穌人格的光作我們評事的嚮導。

我們願意東方仍舊保存他固有的精華——只有如此使他有創作性。我們不必去把西方的文化粉刷在東方的身上，反而做成了像我們自身一樣的淡白，我們必須更從深處着手。

我們更可不必給東方人民以閉關的呆板的宗教和神學的制度，對他們說道：「完全把他承受了，否則一些兒不必接受」。耶穌乃是福音——他的自身便是佳音。在當初的

時候，他的門徒出去傳揚耶穌和復活——一個復活的耶穌，正如一條溪流染着，凡他所經過的泥土的顏色，基督流行在各方各族的當中，也難免多少的帶着各地的色彩。我們已把不少的雜物加在那中心的福音中——耶穌。有些固有存留的價值，因為也是出於真理。但是有些一經移植以後，便當不起打擊了。無論一種植物沒有不因移植而受打擊。我已看見不少的傳道明星遊歷到東方來，請別人把他們的佳音翻譯出來，但是結果都是很糟。他們演辭中的妙文佳句，一經翻譯，便失了廬山面目，所以如此，就爲了沒有充分的思想做基礎，自然在別國的人聽了，覺得空空洞洞的了。有些西方的宗派制度本來建設在紛爭上面，一旦移植到一種完全不同的空氣中，也會立時失了他的意義。但是只有耶穌是有普及性的，他能忍受移植的打擊，他對於普天下人內心是適合的。

我們不妨將西方的文化和宗派的制度任憑印度依他的需要自由取捨，但是我們並不堅持這樣的提議。我們甯可給他們基督，請求他們照他們自己的才能和生活，把基督彰顯出來，方才有新的生活的意義。

如果這個觀念竟損傷了我們宗派的自尊性，對於我們所信仰的基督教却是有益的。

如果我們在印度不肯實行這事情，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宗旨到印度去呢？我們深信在東方和西方有三個很大的基本的需要：一個合適的道德標準；一個自由的滿足的人生；與上帝。我們深信基督能充分的供給這三個需要。

一種制度必須看他的出品或成績的優劣。他的成績，便是他的標準。我們想要生產些什麼，各國思想的統系和各教信仰的制度，可以總結起來如下：希臘人說：「要適度——知道自己」。羅馬人說：「要剛強——管理自己」。孔子說：「要高尙——改正自己」。日本的神道教說：「要盡忠——克服自己」。佛教說：「要看得清楚（或作解放）——毀滅自己」。印度教說：「要離世——吞沒自己」。回回教說：「要順從——固守自己」。猶太教說：「要聖潔——遵依自己」。近代物質主義說：「要勤力——使自己享福」。近代美術主義說：「要寬大——培養自己」。基督教說：「要像基督——以自己給人」。

如果基督教和佈道事業的目的和宗旨在於產生像基督一般的品性，我就不用替自己傳道的職司含羞，因爲我知道沒有再比「像基督」那樣高尙的了，如果上帝的品性像耶穌，那末他是一位善良的上帝，並且是可靠的。近代的懷疑不關於基督方面，乃是在於上

帝方面。人們懷疑：在萬物的後面不知能有一位善良的上帝存在否？他們親見了地震，把無辜的和犯罪的一概掃除，又看見許多無知的嬰孩，生了無名的疾病，並非從自己招來。但是這些昏迷懷疑的頭腦，一旦皈依基督，便能得着安慰的說道：「如果上帝是這樣的，他是很對的。」我們做基督徒的可以證明他是這樣——他有和基督一樣的品性，我們敢坦然的直說出來。我們深信上帝是無所不在的耶穌；而耶穌就是在人間的上帝或說上帝在人間的生活。

如果上帝和耶穌一樣思忖，愛護小孩，憐恤患麻瘋者，流離者和盲目者。如果他的心也和那破碎在十字架上溫和的心一樣，他自然可以完全的無疑的把我的心收服了。

如果人類中的優秀分子肯坐下來，默想一會，他們到底要在這宇宙中看見怎樣的一位上帝，他們會漸漸的找到一位有人子一樣的道德和靈性的主宰。人們所聽得最大的佳音，便是上帝是像耶穌。我們所能傳揚到外邦去的最大的佳音就是這個——那位你所隱約感覺的上帝，他的品性你還不會十分明瞭，乃是完全像耶穌的。在我發表這個意見的時候，看見許多的印度人顯出一種懷疑的樣兒。但是這種懷疑是容易除去的，如果他們

會想到上帝應該像耶穌，同時他就是耶穌。一位很有智慧的印度人說道：「我對於來世的信仰已完全拋去了，只有人類存在的繼續和上帝德性的一致。」耶穌已替他審定了上帝德性的一致。論到耶穌，他曾對我說道：「耶穌是吾人目光中上帝的最高表示。」但是這樣的上帝德性的一致，仍是捉摸不定的，難以領會的，除非耶穌把這個德性永久的灌輸在人們的心靈裏。

此外我完全不知道再有比「像耶穌」更爲高尚的了。在描寫德性的各類形容詞中，無論中外，要以「像耶穌」的一個形容詞算爲最高尚。對於無論一個人的品性的稱贊沒有過於「像耶穌」的讚詞了。印度雖然不是一個信仰基督的國家，但是在他要想贈送最榮幸的讚詞給印度第一個偉人的時候，最後却找到一個最榮幸的稱呼，說甘地是個像耶穌的人。

我們不妨很小心的把這種理想的模範，供獻在世上許多的哲學家·政治家·道德家，改良家和宗教理想家的前面，對他們說道：「各位兄弟，這是我們要嘗試養成的。我們以爲這基督化德性的養成是值得注意的。你們試想還有更美好的嗎？你們知道還有更

高尚的人生目的嗎？你們有否想到一種模範，能比這個更有人生的價值嗎？如果是有的，請你們指示給我們看吧。在上帝的面前，我們可以拋去這個，去找別的吧。」我深信全世界的人必定要啞口無言在這個問題面前。在德性的領域中耶穌已獲得勝利。在這許多的人生觀的競爭和衝突中，耶穌的模範乃是最適於生存的。人類需要一種道德的目標，耶穌就是這個目標。

但是人類在目標以外，還需要一種自由的豐富的生活，因為現在的生活是殘跛未發育的。一個住在印度的猶太貴婦對我說道：「你只知一味的和這些人民講論宗教。他們所需要的却是麵包，你為什麼不給他們麵包呢？」是的，印度正是需要麵包，而且是很急切的。沒有一個人住在這貧苦得可怕的印度，而不感到這個急切的需要，盡力替他們籌劃麵包，而且以愈多愈速為愈妙。平均起來，每個印度人每日還得不着五分的進款。這四千萬人民從來沒有飽食的日子。因此我們在那兒開設實業學校。試驗農場。合作銀行和許多增進民生計的努力。這些都能證明我們對於扶助印度獲得麵包的需要是十二分關心的。

但是是一個有名的公開的經濟學家總結的說道：「印度的各種經濟上的病根大概是深入在她們的宗教和社會的風俗裏。」每次你想提高印度的經濟程度，你會不知不覺的受着一種風俗的阻礙。因此我感謝上帝爲了各種扶助印度獲得麵包的努力，同時我也深信替印度獲得麵包的最妙方法，乃是給他一位基督，因爲基督能使生活解放開來得着自由。

此外，我願親見印度獲得政治上的自由。這不是說印度必須完全脫離英國。在我個人看來，印度仍須暫時維持原狀。但是印度一日得不到自決，便沒有真實的貢獻給這世界。西萊 (Seely) 說得很對，他說：「隨便那種民族若是受制於人，沒有不因之而遭遇道德上的墮落的。」雖然我深信英國已給印度一個較好的政治，但是我和那些愛國家者表同情於這句話：「好的政府並不能替代自治政府的。」我希望印度有自治的一日。但是那束縛印度的實在桎梏却還在自己國內。他必須內外一齊解放，方是他得救的日子。

在甘地被釋出以後，我問他道：「爲什麼你一經下獄，你的運動便瓦解了？」不料他把這個問題反來問我，叫我想想到底是什麼緣故。我回答他說，人們的生活終不出於思

想的習慣，那個緣故也不出於印度的思想了。在每個回教徒的頭腦裏都有一種命運思想的束縛——凡事都受「阿拉」旨意的預定，在他遇着禍患的時候，只知一味的拍着自己的頭額，自語道：「我可做什麼呢？我的命運是這般的惡劣。」這種思想多少帶着命定的色彩。在別的方面，那印度教徒又深中了果報思想的流毒——人們都在前世果報的掌握中。在他遇着難處的時候，他時常要說：「我可做什麼呢？我在前世不會修行。」這多少是命定的。麻木的。我對甘地提議，在他的人格感化中，印度已拋棄了命運和果報的思想，進而為創造的，同時國家的生活也澄清了不少，所以許多起先以為不可能的事情竟得成功。但是在他被捕以後，這些陳舊的潛伏的思想又發現了，同時印度又困守在他目前的艱難中，甘地運動於是完全瓦解了。我又對他提議，還有第三種人生觀，就是十字架，這是他已經熟悉的，而且已熱烈的嘗試過了。那十字架從來不曾遭遇失敗，因為十字架自身原是失敗，人們不能再攻打失敗了。十字架的起源就是失敗，竟把失敗認為生活的方法。但是正爲了這種態度，十字架獲得一種勝利。十字架從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失敗了，因為他能將各種阻礙變為器具，把各種困難變為出路，把每個十字架變為救贖的方法。所

以我敢斷定，隨便那個民族，如果肯把十字架放在他的思想和生活的中心，就不會覺得什麼失敗的了。印度對於他的復興不再失望。所以這是我的意見，如果印度不把一切陳舊的思想——命運和果報的思想——除去，另找一個十字架的新思想，他是不會中興的了！

泰戈爾也曾說道：「凡事在印度一到了某種的地步，便這樣的停住了。一這個緣故在我想來，大約不外乎上面所說的。差不多每個經濟的、社會的、和國家的病根都在於這些壓制的風俗中。所以我深信那使印度解放的最好方法就是給他一位基督，無論是在經濟、社會、和國家各方面。」

印度已產生了一位創造的天才，只是仍舊缺少一種清除的工夫。他已吸收了身外的百物，但是少有清除，所以他的生活是笨重的、壓迫的。生活原是離不了吸收和清除兩種作用。現在印度正在需要一種動力，使他清除一番哩。

我深信印度現所需要的動力乃是基督。凡因人子而得的自由乃是真的自由。印度正在需要一種自由的豐富的生命。基督就是生命。

但是人類不論東或西所最需要的乃是上帝。印度的人民是世上最能有一「上帝感」的

，但是我以為他們的宗教經驗却是一種情感，還沒有徹底的獲得上帝哩。

全部的情形可以總結在下面的一幕中。在傍晚的時候我和一個印度哲學家同坐在外邊乘涼。他足以代表印度最高尚的思想家，對於東方和西方的精深哲理都有根底。這時四週寂靜無聲，我和他正在討論上帝，生命和命運的各種問題。在這談話的中間，他忽然燃着他的鬚，對我說道：「我就是那個最後的真體，但是還不會十分了解便了。」我坐在那兒，默想他的說話的時候，我似乎已看見了印度正獨自坐着，用這老人的聲氣，作證道：「我是那個最後的真體」，又加上了一句：「但是還不會十分了解，」其實印度在己往數世紀中早經證實這老人的話了。

幾天以後，我又遇見他，似乎他有些愁眉不展的樣兒：「我的祖國還不會自由，仍是四分五裂，麻木不仁，我似乎已失了希望。」這便是這老人嘆息的心事，他的心弦對於任何的歌曲，不會發出歡迎的反應了。

次日，我又到他那兒，他似乎已開懷不少。他對我說：「啊！我的心裏今天是何等的開懷呀！你所教我們念的禱文一日到晚的在我耳畔響着：『你是我們的天父，教我們

怎樣認識你是我們的天父？」啊！我已找到了天父，使我今天心境平安。這就是我的祖國所急需的了。」最後他又帶着一些憂愁的樣兒說道：「我想這種情形或者不會改變了，但是又似乎不會永久的。」

閱者有得着這幅圖畫嗎？印度自己實說：「我是那個最後的真體。」又加上一句：「但是還不會了解這個。」但是從「這個」的元素中，所謂最後的真體中，却找不到立腳點和充分的能力，他又對於他四週實際的世界，起了疑問，沉淪到失望中去了：「我的祖國——還有什麼希望呢？」然後又得到了一線的光明，在他望見天父的時候，忽然歡呼道：「呀！我已找到了天父，今天我已有安慰了，這是我的祖國所需要的」。最後他憂愁的結束說：「但是又似乎不會永久的。」

印度到底缺乏什麼呢？自然不是什麼高尚的哲學熱誠和宗教的情感。但是正在滿心想求得的時候，便失了他的效用。印度是否需要基督？在這種情形之中他能做什麼呢？印度可以同腓力一樣詢問道：「把天父指示給我們看，我們便知足了。」基督豈不會站起來，靜靜的答道：「凡係看見我的，就是看見了天父，」嗎？他豈不能把那人們看做恍惚

的天父變爲親密，做成生活的永久經驗嗎？從這天父的認識中，豈不能發生一種動力，使凡係爲他四週環境失望的人得到安慰嗎？難道這快樂的一剎那間不會做成生活的一部分嗎？從我心坎的深處不期然的歡呼道：「這是對的！」

這是經驗中的一個真確的事實。凡係對於基督有深切的感覺的人自然會對於上帝也有同樣的感覺。耶穌並未推翻或仇視上帝。我們愈能了解耶穌，也愈能了解上帝，我們的父。對於這層，我無爭辨的必要，只是去做見證就穀了。

如果有那一個民族能不從耶穌找到上帝，印度可以獲得這個權利，印度的人民比任何民族還能急切的尋找上帝。如果只需決心，便能清清楚楚的找到上帝，印度人自然可以獲得這個權利了。在我講道完畢以後，一個印度教徒對我說道：「你是世上最膽大的人。你說你已找到上帝，但我從未聽得人們這樣的說過哩！」他對我原是很少信任——差不多完全沒有。我呢，已經親自看見了耶穌的榮面，同時也望見了天父！但是印度却不會看見他的榮面，所以對於天父的想像因此也模糊了。

如果以爲這話未免太武斷了，則不妨讓印度自己說吧。我的朋友哈蘭把他的奇遇告

訴給我聽。一次他和一個信仰印度教的法官談道。那法官的口才很好，理由也很圓到，最後對他很和氣的說道：在我們中間到底沒有多大的差別。你們基督徒如果在基督裏面找到了上帝，就被感化的了。我們印度教徒如果在自己心裏找到了上帝，也就會被感化了。」哈蘭却答道：「還有這差別哩！在認識基督的國家裏，會遇着感化的事情。我可以領你到這城中居住的許多基督徒家裏，無論是印度人或英人，你會從他們的口中得到這些光明，新發見和神感的印象，如同我們方才所論到的。但是我還不曾看見一個印度教徒他曾給我一種已經找着上帝的印象哩！」那法官的臉兒立刻改變了，他的聲氣降低了，靜靜的對哈蘭說道：「你說得很對，我比你多認識印度教徒——亞利安人·波羅門人·神智派，和正教派；但是我還不會知道那一個找着了上帝。」

除了聽得一個人自己承認已找着了救法——一個受大衆揶揄的怪客以外，我只敢說印度已有了對於上帝的感想，(God-stirred) 但仍在尋找之中。到現在他內心的覺悟還沒有找着上帝。

但是耶穌真的能使人有這一種的覺悟。此外他又給人們一個道德的目標和一種自

由的豐富的生活。誰能賜給人們這三樣寶貴的東西呢？還有別的人能夠辦得到嗎？

有一日我問一個熱誠的印度教徒，他對於基督有何感想？他思索後，答道：「除了耶穌以外，沒有一個人肯真用這樣的代價去拯救世人的心。實在一個都沒有。」

試找遍了這世界，還有別的人嗎？

是呀，裴生夫人(Mrs. Besant)宣言有一個有未來的世界師傅，名叫克列虛南末爾底。他是一個波羅門青年教徒，據說是基督的化身。（就是在這一點上，她無意地承認了耶穌的優越，因為那人還是基督的化身。）那人曾經發表他的首次教訓。已從印度和西方獲得了無上的尊榮。我和他曾有一次長時間的談話，看出他不過有平常的智慧和博人歡喜的性情和普通的心靈上的直覺，又聽他用了圓滿的英語發誓！我退了出來，私自思忖。如果那人便是我們全人類所期望的，因而使我們脫離現在的昏迷，那是真沒有什麼希望了！

嚴密的說來，在這世上再沒有別的救法了。除了基督，別無救法。馬太安爾納說道：「試用各種和平或戰爭的方法，凡是人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一個方法，除了耶穌以外

，能使你得着救法。只有一個方法，真能使你達到目的。」

但是基督教到底有了什麼，是別的宗教所缺少的呢？有一個熱心的亞利安人問我道：「你們的教中有了什麼，乃是我們的宗教所缺乏的呢？」他原是期望我和他辯論耶教中一切的主義和哲理。我答道：「我可用一句話告訴你吧！你們是沒有基督的。」這真是無基督的諸教所最缺乏的了。在他們的文化和思想中固然也有優美的東西——我們承認這事，並且因此誠意感謝上帝——但是那真的缺點，又非別的東西所能取贖的，正是基督。他們缺少基督。既然缺少了基督，他們的生活便少了最高尚的需要。

塞撒都乃是一位偉大的基督教神祕者。在他和一個印度大學比較宗教學西國教授的談話中，他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徹。這位大學教習對於基督教本是一知半解，本來想要說服塞撒都叫他自己看出自己不該排斥別教，專尚基督。他問道：「你在基督教中已找着了什麼，是你們印度教中缺乏的呢？」

塞撒都答道：「我已接受了基督。」

「是的，我已知道」，這位教授答道，似乎有些着急，因為他期望一種哲理的辯論

「但是你有否找着特別的原則或主義，是印度以前所缺少的呢？」

塞撒都答道：「我所找着的特別事物乃是基督，」

那位教授雖然用盡方法，終於不能使他失去這個根據。這教授失敗而去，似乎有所思索。塞撒都到底是不錯的。凡非基督教的信仰都有他們的優點，可惜缺少了基督。

有些人還要反對道：「他們不是仍舊好好的做人，雖然缺少了基督？」我的答案是：「無論東方和西方，我還不會知道有一個人能夠少了基督，仍舊好好的做人。基督既是生命，對於生活乃是必需的」。

一次有一個波羅門教徒偷偷的到我地方來，對我說道：「我很愛聽你講的道，只有一件事我要提起。如果你傳說基督乃是一條道路，自然很好，但是要說還有別的道路。如果你能夠得到，印度就會俯伏在你的腳前」。我回答他，先感激他的一番盛情，然後對他說道：「我並不要討衆人的歡心，因為這不是我所要講的問題。那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事實告訴我們怎樣。如果我可以說還有別的救人道路，我一定要喜出望外了。但是我只知道一位救主，乃是我敢稱呼的。我敢無條件的稱呼基督是救主。」一次有一個印

度教徒對我說道：「你真是一個開通的基督徒。」我却回答道：「我是你所遇見最狹量的人。對於別的事情，我本來是隨隨便便的，但是對於人類最高尚的需要，我是絕對狹量的——耶穌基督。只因我們深信耶穌是絕對的，所以我們對於非基督教的制度和內容，能有寬大的見解。但是事實却命吾人承認耶穌是天下萬國的獨一救主。

因此我們否認這是一種國際的干涉，正如柯柏尼哥發見太陽中心的學理，不能算做好管閒事。一般信仰地球中心的人們，自然以為老的見解是天經地義的。對於這個新的發見，引起了種種的紛亂。現在我們可以看清當日所引起的糾紛，並不算做什麼，如果想到那些因人們的偏思而引起的普遍的糾紛。吾人宣言：我們相信已發見了那道德的心靈的宇宙之中心——耶穌基督。這件事固然又引起了許多的糾紛。但是人們一旦發見了那個中心，他們便發見那有秩序的心靈的宇宙是從混沌中產生出來。但是吾人並不強人信從，只願和別人一同享有。

我們也當排斥那妄收教徒的謬見。吾人應當注意教徒的品性。如果吾人有什麼過分的地方，不過是爲了大家想熱誠地把自己的家整理好了。這種熱誠是人人所需要的。

至於滿足種族自傲性，和做帝國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先鋒，讓我說來，耶穌自己足以阻止各種政治和經濟的利用在東方各國中。他能破壞那些利用家的陰謀，同時把他們制服了。他們不能再如往昔隨意取捨而不覺良心的責備。此外在那些種族衝突和仇視之中有一個人站着，就是基督。種族主義一經他的感化，便雲消烟散了。他正是人們的良友。

有些人告訴我們，印度產生了兩大偉人，甘地和泰戈爾。因此西方教士再要到印度去，乃是一件鹵莽的事。但是吾人反因這兩大偉人要感謝上帝。我們對他們倆要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和感激，同時也感謝上帝，因為他已使他們成爲偉大。

至於那差遣門徒到普天下傳福音的話乃是後人附加的話，我們可以直捷了當的說，這些批評都未證實。退一步說來，就是他們的話證實了，這仍是我們的責任，到普天下去傳福音。因爲這本不根據什麼命令，只在於福音本身的性質——在於耶穌自己罷了！無論這是最後的命令，或不是最後的命令，吾人必須傳佈他的福音。況且人類的需要正在驅促吾人去傳揚一位救主，名叫耶穌。從人們內心的深處，發出一種急切的呼聲：「

到普天下去，傳揚這福音。」如果吾人閉口不言，那些石子——生命中赤裸裸的事實——也會呼叫起來。

此外，他和事實不但命令我們前去，而且他仍站在東方，招呼我們上來。他明明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只接受他，而且到他的地方去。關於這坦白的真理，他曾把那末日的情形告訴吾人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做客人，你們接待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生病的時候，你們來探望我；我收監的時候，你們來安慰我。」但是那些公義的人們却呼道：「主呀！我們何時看見你餓了，給你吃呢？或者渴了，給你喝呢？」他竟出其不意的答道：「因為你們做在最小的身上，便做在我身上了。」如果我們接濟印度的饑餓者，到底接濟誰呢？難道是那落難的人嗎？是呀！我們的基督正在那人心中餓着，如果我把一杯涼水給那乾燥的印度人，究竟放在誰的口中呢？難道是那口渴的人嗎？是呀！我們的基督正在那人心中渴着。我不用帶領基督到印度去——他是常在那兒，永遠在人們的缺少中，在吾人做在他們身上的時候，就做在他的身上。這是一個切身的問題，針針可以見血的。

如果基督是這樣的切身，我不明白怎樣可以做人而缺少了他。

總而言之，我們所以到印度去，只因爲知道他有最高的人格，又能給人們一種自由完備的生活。他更給人們一位上帝。除了基督，吾人還不會知道誰曾實行這些事情，但是他竟實行了。

凡係心裏真愛耶穌的人，不得想不到他還在饑餓流離失所之中，如果他們的弟兄是怎樣的貧苦。我們要到基督那兒去，他是人們的宗旨和目的。

第三章 耶穌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優勢

有許多人想要用肉眼來尋找上帝的國度，強說天國在這兒或那兒，後來因爲天國來得很慢，所以就大失所望了。祇有那些觀察精密的人已經覺悟到那天國乃在人們當中，又在他們的四週，基督教已衝破教會的樊籬，在許多荒僻的地方也可以看見了。如果人們沒有耶穌的精神在他們裏面，是不屬於他的，雖然徒有外貌。反之凡係具有耶穌精神的人，乃是屬於他的，雖然還缺少一種外貌。在一種精神運動裏面（像耶穌的）要把他

的界限分得毫釐不錯原是不易的不可能的。就是什麼統計表和分類表也頓時失了效用和意義，如果只作一些報告。耶穌自己曾經說過是這樣的。

他曾說過，天國降臨有二個方法。或是像一粒芥菜子，一件微小的東西，後來竟長成一株大樹。但這不過論到天國外形的長成——人們進入那代表天國的組織中，就是世上的教會中。天國或是像一點麵酵，把全團麵粉都發起來。這是論到人們的心思和意念漸漸的被基督的真理和思想所浸濡，在這不知不覺的時候，人們的精神和面貌全都改新了。人們的內心受了耶穌的同化，做了真實的基督徒。

自從基督教東漸以後，吾人親見這兩種現象在東方發生。

吾人不必過分注意到那前一個方法，雖然這一類的長成也很重要，在晚近十年之中，人民已增加了百分之一另十分之二，但是教會的發達已到百分之二十二另十分之六。所以在這十年當中，我們每年已替教會增收十萬信徒——在這十年中大約有一百萬信徒。但是這些信徒大都來自社會裏的下等階級。在印度地方總共有六千萬「墮民」(Untouchables)都過着痛苦的生活，卑微而又受人藐視，現在這些人民都受着新鮮活潑的思

想的感動而有所覺悟。從前他們受了別人的壓迫，一點也不敢開口。但是現在已不是那樣了。他們正從那些愛國運動的健將那兒學得了消極抵抗的可能性，反轉來攻擊那些婆羅門教徒了。去年三月裏在南印度地方有個偉大的爭鬪，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次有幾個「墮民」忽然行走在屈來文哥的一條禁街上，乃是印度最高階級居住的所在。他們立刻被捕入獄。次日又有一隊「墮民」準備被捕。他們這樣的奮鬪，差不多有一年功夫。他們期滿出獄後，就靜靜的回到那兒，不料又坐在那條禁街上——印度人原是有有一種驚人的靜坐功夫！那些幽靜的忍耐的消極的抵抗者竟震撼了階級制度的根基，感化了許多上等階級。有許多人竟向他們表示同情，組織了一千壯丁的隊伍，遊行了一百五十哩的路程，一路召集大會，喚起民衆的同情。最後他們呈上一個請願書給屈來文哥的王子，要求他把這地方的街道完全開放給那些「墮民」。據最近消息，聽得那些「墮民」已獲得勝利，全城已完全開放了。忍耐受苦終於得勝！

這些「墮民」正在活動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的階級會議中時常討論到深夜裏關於他們心靈的命運和歸宿。他們開始比較各教的優點，無論是印度教、回教、佛教和耶穌教都在

他們的探討中。在最近十年或二十年以後，在人類中這一大部分人民心靈的命運大約可以決定的了。這一種的追求在現在的時候可說是最希奇的心靈現象之一，因為有六千萬的「墮民」已經在活動了。

同時在上等階級的社會裏還有更其令人驚奇的運動。那下等階級中的運動是叫民衆運動。但是這種運動我寧可稱呼牠是歸主運動。讀者切勿誤會我的意思，因為他們並非請求教會給他們施洗，或是羨慕我們的宗派制度和文化，不過對於耶穌已有一種思想上的傾向。人們對於什麼東西發生了興趣，他們便被那物所吸引。所以我敢說耶穌既已引起了印度國內上流人物的注意，他自然容易得到他們。

如果有人叫我拿出證據來，那就有些爲難了。因為有些證據是再細微不過的，如果他自己不加入印度人的生活，便難以覺得他們態度的改變，已由仇恨轉到同情和愛慕。我祇可以略舉幾件事情給讀者推想一下，雖然這些事情的本身並不重要。

幾年前我和一位熱誠的英國女教士接談。她對於印度國家的情形很覺混亂失望。她懷疑在印度做佈道功夫到底有什麼用處，既然英國在印度已失了人民的道德信任。在印

度國內到處表示仇恨，她已親自看見了。她和我講到許多事情的內容。我把自己的見聞告訴了她。後來她的臉兒忽然轉憂爲喜，對我說道：「我看見光明了。基督比任何帝國偉大，天國降臨不一定要依賴什麼帝國。現在這一線的光明已射透了我心中的愁雲。一個微小的窗口已使她望見了很大的光明。」

九年前在波拿城國會中一位上等印度教徒引用基督的名稱，向會衆演說。全場立刻發生擾亂和鼓噪，使他不得不退坐到原位置上，去中斷他的話，「基督」的名稱乃是印度人所憎惡的東西的符號，因爲他們把「基督」當做帝國和外邦君王的別名。基督在那時候還不會加上印度的色彩。但同時耶穌和西方却被人們分辨出來。所以九年以後在國會開幕的時候，一位信仰印度教的會長在他的就職演詞中，竟引用了不少的聖經，從約翰福音摘取了全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紀錄。在這次會議中約有七十次引用基督的名稱。耐陀夫人 (Mrs. Naidu) 乃是印度的一個有名詩家和愛國者，她贈給國會一首賀詩，標題「用愛心彼此服役」。這原是一句聖經的引用。

在印度各領袖的文章和演詞中有許多地方引用新約的詞句，幾乎和詩歌裏的重句一

般衆多。

一次在省議會中會長某博士在他的演說中提及安德烈君 (C. F. Andrew) 稱贊他是一位真實的基督徒，想望更有許多真實的基督徒接踵而起。那些印度教徒常稱贊安君，說他足以代表基督的忠心使徒——一個美麗的真實的貢獻。

在最近的一個議會中，印度摩撒爾族的領袖名哀利穆罕默德在他的開會演說中稱贊甘地是個像基督的人。而且不時有人在我們開會的當中來問我，那甘地究竟像基督不像。在許多地方我和甘地有不同的見地，但是我想甘地有幾點很像基督。有些印度人甚至相信甘地乃是基督的化身。一次有位教士在北印度的市場中講到耶穌復臨，一個印度教徒忽然呼叫說：「你何用再講耶穌復臨呢？他已來了……他在這兒……甘地。」褻瀆嗎？那不是他的用意。他的真意所在就是甘地是他們的標準，又把他和耶穌調和，成爲一致。他們的腦海中已充溢了耶穌的理想。

就是那最和我們爲仇的哀利沙瑪·(Arya Samaj) 他們的領袖在最近的演說中，說道：「你可以忘却你的名字，你可以忘却你的母親，但是勿可忘却那些教士乃是你的祖

國和你的文化之大敵。」但是在他們主要機關報 (Vedic Magazine) 的最近論文中却稱呼甘地是「現代的基督」。雖然表面上反抗教士，但是無形中却替基督宣傳他的消息！

在一份積極的國家主義報上一個印度教徒寫了一篇論文，當中有一句是這樣：「那一個東方的偉人昔日爲世人的罪愆而受難的憫憫地，到今日已和耶來凡特成了對照，因甘地正在那兒爲世人的奴役而受苦難。憫憫地既然代表了全世上的罪人，所以耶來凡特也同樣的代表全世上的受壓迫者。耶來凡特乃是甘地受英人拘禁的監獄。現在暫且不必論到這些比較是否真實，但是那印度的人民已經看清實情，這是頗關重要的。」

一日我和甘地的兩個信徒說道：「弟兄們！如果印度要成爲一個自由強盛的國家，在你們印度教徒和回回教徒中間必要有一種聯絡，只是印回兩教的聯絡却根據在錯誤的立腳點上。你們已把牠建立在一種宗教的條約上，但是我勸你們理該建立在那永不變的事實上，就是說你們大家都是印度同胞。在這個立腳點上面彼此就能聯絡一致，別的法是不能永久的哩！」但是我的印度朋友回答道：「不過，龔先生，這豈不是我們基督化的本分，去扶助那些在患難中的回回教兄弟嗎？」聽呀！一個印度教徒也會論到基督

化的本分關心他的回教兄弟呀！

在某處的宗教退休室中我遇見了一位波斯教徒（Parsee）紳士。他很客氣地走到我的小室中，同時放些花朵在我的桌上，這是一種善意的表示。我對他說：「兄弟！你真客氣，我至誠地感激你的盛情。」「呾！不」他答道。「這是我的基督教本分」。然後略略思想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是呀！這也是我們波斯教化的本分。」他對於過去的信仰或者尚有幾分戀戀不捨之情，但是他却深深地覺悟待人以愛乃是一個基督化的本分，雖然他的外貌仍是一個波斯教徒。

有二位印度領袖——一個是政界中的，一個是社交中的——一次同我的一個朋友談話。在這時候那位社交領袖對他說道：「某博士！現在我們很難以說我們的印度教在那兒完結，同時我們的基督教從那兒開始了！」他又轉向那政治領袖說道：「豈不是這樣的嗎？」那位政治領袖思索了一會兒，然後慎重地答道：「不錯，那是很對的。」聽呀！印度教已告結束，同時基督教方才開始！

一次在我講完「耶穌和現代問題」以後，那位印度教徒主席，是一個著名的社會學

者，在他的評論中說：「我想這位先生演講的總意就是，現代社會問題的解決在於把耶穌的精神和理想實用到各項問題上面。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基督徒。你們必定要希奇，聽見我說對於這位先生的結論表示十二分的同情。」散會以後他幾乎立刻去赴全印度的社交大會，而且他又是一個會長。在這大會中正在討論印度生活中的各項急切的社會問題。另外有一位印度教徒主席發表他的意見說：「現代問題的發生由於在日常的事上缺乏耶穌的真精神。」

在某處聖城內在我們討論的時候，一個聰明的印度教徒，他是牛津大學的畢業學生現執某種不合作報紙的筆政，提出一長列的重要問題要我解釋。正在我盡力替他解釋的時候，有二個秘密探員（屬於印度暗探機關的）站起來，走到柱子的後面，交頭接耳談起話來，要想使他聽不清我的答案。自然那二個人本不是那位主筆的朋友，因為他們或者已經追隨他長久，現在又使他感到意外的不安。那主筆略為朝前坐着，心裏大不謂然，最後他也忍無可忍轉向那坐在他近旁的一位朋友說道：「某先生！我對於這些人着實有些非基督化的感想！」（不耐煩之意——譯者註）他是一個印度教徒，但是對於一個基

督教政府裏的職員却說自己有「些非基督化的感想」！可見這印度教徒自然也以好的感想爲基督化了。

從以上的各種事情看來，（自然還有許多不曾提起）當我聽見一位印度教徒大學校長說道：「在印度已經產生了一種基督教派，完全和基督教脫離關係，差不多有對敵的情形，這個教派的宗旨就是愛心，服務和犧牲。」我自然不會驚爲奇特。他並不指點這種教派已經成爲一種組織，印度地方的宣傳不必定要依賴什麼有規程的組織如同在西方那樣。他們的宣傳方法是用行爲來表示理想，就是這樣不知不覺的浸濡了全體。這種潛移默化的方法在古往的天才也曾用過，因爲印度古時的大改革家如蘭瑪紐茹（Ramanuja）和散克蘭（Shankara）都是用他們高尚的德行來彰顯他們的理想。這個基督教派與其說是一種組織，不如當他是一種環境上的潛勢力。

但是有個重大的問題突然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現代的教會真個足夠洪大嗎？真能負責嗎？真有基督的精神，做個宣傳基督到印度去的媒介和機關嗎？讀者須要留意，基督教已衝破了教會的範圍了。教會真能具有基督的精神，做個膨脹不息的基督教之道德的和

心靈的中心嗎？難道印度國中許多最優秀的人民接受了基督爲他們的救主，同時却生活在教會的範圍以外嗎？我個人本來深信教會而且在教會中有許多最優秀的道德和心靈生活，但是現在却有一種新奇的挑戰，因爲這個教會以外的基督教正在灌注全力在教會的中心上，主張一個人要做基督徒必須像基督。這便是說如果教會中的人沒有基督的特性，一切的禮儀和教義必將歸於無效，將來的基督教如果仍能以教會爲牠的中心，這是爲了教會是基督精神的中心。對於現代的教會，這是一種挑戰的口號和任務。

這章的大意可以概括在一個婆羅門教徒的談話中。他拍拍我的肩膀，（這是表明他不再以我爲不可擋的了）對我說道：「先生！你或者對於上等階級少有人肯做基督徒表示失望，但是請你勿用失望。你自己還不會知道你們所傳的福音已普及到怎樣的遠。現在你看我是一個婆羅門教徒，但是我寧可稱呼我自己是個基督化的婆羅門，因爲我正努力依照耶穌的精神和主義做人。雖然在形式上仍是一個婆羅門，不馬上做一個公開的基督徒，但是我正在不息的跟隨他。先生！切勿失望，你自己不會看清你們所傳的福音已是怎樣的普及。」

我一點不覺失望，因為我的心裏歡欣歌唱。我已親見我的復活救主走進已關的門內，把自己的手和脅給那些無名的信徒觀看，又向他們祝福。

空氣中充滿了水氣，自然會凝聚成雨，所以印度的心靈空氣也因在基督裏的興趣正在釀成基督的樣式和表示。我但願教會能做一個像基督的媒介，使那心靈的生活愈形表顯出來。

但是在這兒尚需聲明一句，請讀者不可誤會。那些對於耶穌發生興趣的人並不是可說完備，這不過是絕對順從的初步罷了。如果你給我一寸餘地在印度的心靈裏，我就可以善用這一寸的地方，進而為第二步的工作，一直到這偉大民族的全部心靈放在上帝的兒子的足前。

況且我們對於這世界最後的呼召不只是愛基督，乃是要信仰他。佈道的事業不是一日可以告成的，祇要上帝祝福，使他的旨意成全。那最終的目的就是信仰基督。

凡係為基督的名字施捨一杯冷水的，他是不會忘却的。他在世上時曾醫治那暗暗摸他衣角的患血漏的婦人。他因百夫長的深信不疑竟治好了他兒子的病，說他在以色列人

中還沒有見過這樣大的信心。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熄。他對於一個犯罪婦人的香膏視為重要，算做他安葬的禮物。他對於十架上的強盜，允許在樂園裏記念他。現在他自然也不會看輕這微小的初步工作，他會自己領導別的羊圈裏的羊羣，使成爲一個羊羣，有一個善牧引導他們。

第四章 甘地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從前有一個基督徒，正在講論「印度的空氣中，如何充滿着基督的思想和精神」的時候，一個印度教徒和我說：「他所說的果然不錯，但是他却忘記提起甘地對於這種新生命的興趣，有很大的影響。」我聽了這幾句話，和他頗表同情。

甘地自己果然未曾承認是一個基督徒。他祇自承是一個印度教徒。但是從他的生活觀念和方法看來，他已是一個介紹人，因他的緣故許多人對於基督竟發生了興趣。

甘地早已看明印度如要得着自由，不外乎二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刀鎗和炸彈，便是阿拉穆罕德和阿拉散干德所主張的，他們都是回教中的領袖，不肯聽甘地和平的勸告

。這個方法已被班谷兒城無政府黨人所實行。牠的下面已潛伏着革命的火焰，炸彈的火光隨在可以看見，使別的人一望而知牠所包含的意義。甘地的方法是公開的，使印度一切的怨恨，都變為公開。有一個暗探有一次告訴我說：「從甘地加入政治運動以來，他們的工作，反而便利，只要到那不合作運動的總會去探聽一下，那些不合作黨徒，便會誠實地告訴他們，對付政治第二步的戰略。」這樣甘地已經把不滿意和革命的潛流改為公開的水道了。

他不用刀槍炸彈，並非爲了刀槍炸彈是救急的，他只是完全信仰別種的權力——靈心的權力，或受苦者的權力，和別種勝利——克己的勝利，或爲一種國家勝利的先導的內心勝利，在苦難火焰之中，會產生一種內心的自由社會和政治生活內部的澄清。

一個國家要想恢復自由，同時拒用強權，而代以靈心的權力使國家內部的重生，變成革命秩序的主要部分，這還是人類歷史中罕見的事。這也是比西方各國所做的來得更近基督的方法。如其全國的印人都能明白甘地的主義把牠實行出來，印度人是已經達到至高的道德程度了。一個不表同情的英國著作家說道：「如果印度真可實行甘地的方針

沒有一國再敢不承認印度是道德的領袖了。印度人或者會救我們從武力主義所造成的惡劣範圍中出來，使吾人覺悟世界最後的權力，不在武力而在心靈。

有一種英人所創辦的報紙，名爲「政客」，是極力攻擊甘地和他的政治運動的，但是有一次在牠的主筆論文中，却也承認甘地把誠意加入政治中去，其實他更把十字架加入政治中去哩！

這種運動從政治方面看來，如果一有暴動參雜在牠的中間，自然會失敗，但是這種運動雖然失敗，牠的自身却不是失敗。那最後的目的雖然還未達到，但是已有一種心靈的影像存留在印人的腦海中，永不泯滅的了。

我在美國演講甘地完結之後，有一個聽講的人，站起來問我，爲什麼你還要講到甘地，和他的運動，在他完全失敗的時候。我回答他說：我所以這樣做，因爲我是屬於人類歷史中更大的失敗者——那個初創天國，稍有成功，而終於死在十架上大遭失敗的人。他是這各名他的失敗，又是世上最能驚人的成功。一個近代的戲曲家，在他的劇本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話載着：一個百夫長對站在十字架旁的馬利亞說道：「婦人，我和你說

，你這個已死的兒子，雖然身受重傷，被人唾棄，遭遇侮辱，却已在今天建立一個天國，是永久不敗亡的，有他的榮光管理；天地本是他的，也是他所造成的。他和他的子民，要世世代代建造天國，祇有這些子民，得享天國永業，那些自傲的閒遊的人和世上自居爲大的國家，都是沒權利去享受。今天在這坐小山上，所發生的事，會慢慢地毀滅那些屬世界的國家。這世界本是他和他的子民的。那些謙虛自卑的人是有福了，因爲他們可以承繼永業。」凡係謙虛的人果然可以承繼永業。甘地自必獲得他應得的一部分，因爲他是一個自卑的人。

但是讀者切勿誤會我的意思，想我把甘地去比耶穌，說他對於人類的歷史，有同樣的應響，我只說他們都是屬於那「極大的失敗」——世界的救贖。甘地運動的失敗，或者比印度政治的成功還含有更大的意義。

其實甘地並未失敗，不過印度人有些對不住他，所以遭了失敗，在明顯的失敗之中，他還是成功的。個人方面，我姑且當他是一個失敗的甘地，但是十分相信他的理想的權力，必能得勝。我不願意看見他用別的方法，居然做了印度第一任總統。每次選舉，

都有當選的人物。中國因政治紛亂，政府數易，但是國外的人，少有知道當選人的名稱。只有甘地的盛名是常在我人耳邊，使人欽佩。甘地如果在他失敗的時候不幸死了，我還要當他是最近十年中最慶成功的人。我想歷史家，也會證明這件事實，我願做一個失敗的威爾遜或一個失敗的甘地，堅持着未曾接受的理想，不願去做一個克來滿梭（法國人），擺起老虎架子，把讎人踐在他的脚下。

甘地的運動，在這失敗之中仍然留下一種心靈的印象，在印度人的腦海中，使十架的道理，更加明顯而重要。幾年之前，如其要講十架的道理給印度人聽，無異「對牛彈琴」格格不入；因為印度的人生觀，根本的不相容納。印人本來所信仰的「命運主義」和十架的道理絕對不同。照這主義，每個人的生死禍福，都要看他前生修行的多少。每一件事，都受這果報定例的約束。如其你要幫助一個人，這是因為他命該得着你的幫助。如其你加善在他身上，也是因為他命該如此。各種的苦難，都是前世作孽的果報——這個思想，有一次在聚會的時候一個人問我說：「大約爲了耶穌前世是個惡人，所以他在今世吃許多的苦楚麼？」這個問句是和命運主義的意思，完全一致的在印人思想之中，

替人受苦的事情是很少的。

自從受了甘地的教訓以後，印人都歡喜分任艱苦，爲國盡忠，對於十字架的道理，也漸漸地領會了。一個伶俐的印度思想家這樣寫着說：「宣教師在近五十年中，所不能做的事，已被甘地實行了。他用他的行爲，吃苦下獄，已使印人的目光注視這十字架。」我本是一個宣教師，但是決不因這幾句話，反而退縮，我們一點不留意那一個得着名譽，祇要實事求是的，做去好了。我們很急切地想望印度或全世界有這一日可以看清十字架，不論那一個肯助成這件工作。印度今日，可以從甘地身上，想到十字架的真理，這是有能力的福音，傳遍到各地去。

一個信仰回教的主筆，也會得着這深切的意思，在他的主筆論文中寫着說：「宣教師策略，就是依賴十字架和牠的犧牲的道理，比什麼帝國和他們的威力好得多哩！」這一個小小的窗口，使吾人望見裏面許多的事物：在印度騷動的時候，一家獨立黨報紙上，排印一個激烈的題目：「釘十字架的恐怖之夜」。我使細細地讀到下文去，要知道載了什麼一會事。這是一篇動人的紀載，報告那些反抗運動的民衆，如何被巡警鞭打。

文是這樣的結束：「親愛的讀者們！在那恐怖之夜，基督是再被擊死了！」這篇紀錄是印度教徒所撰而為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訴苦的，但是他們却知道基督與人類的痛苦和壓迫是一致的，而竟引用基督為陪襯。這篇的用意，是否如此，暫且可以不論。但是在事過境遷之後，這個思想，還是存留不滅。這思想就是：「基督和世人一同受苦」。

一個獨立黨人和我說：「祇有你們基督教徒能比別人更加明白獨立運動的深意；因為這是和基督教根本的思想有關係的。那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品行端方，實行教義的印人，有一個獨立黨人前來問我說：「你想這不合作運動，是否把耶穌的原則嘗試到現在政治上去麼？」

有幾個印度教徒對於這些事情，也是很注意的。有一個人在聚會的時候，問我說：「從前英國政府用了本地人軍隊，征服了印度。你要不要試用一個本地人名甘地的使印度歸於基督？」自然這是一種設想，因為甘地是最不易於駕馭的。但是在這裏，可以看出基督教勢力的鼓動。

有一次在重要聚會的時候，獨立黨領袖正在討論革命方針的問題。一個印度教徒站

起來說：「我要反對這種不合作運動。我試問各位，這是印度的教訓麼？不是的；這是回教的教訓麼？也不是的；我和各位說，這是一種基督的教訓，所以我反對他。」

就是在普通村民的中間，這一類的鼓動，也可以看出來。從前在某村中，教士們常被印度教徒反對；現在印度教徒，反而前來幫助他們。印度教徒對教士說：「現在我們是聯盟的了，因為甘地也是看基督的榜樣。」我們暫且不論甘地到底是否看基督的榜樣，那最要的地方，便是那些村民已看清事理的內容了。

那些村民的見地，是不必驚奇的，如其把下面的引證一下。火車到站的時候，羣衆候在車旁，要聽甘地演講。甘地從車中從容出來，手中拿着一册新約書，朗誦那「八福篇」給他們聽。讀畢之後，甘地說：「這就是我給你們的一席話，照這實行好了。」這是他那次的全篇演說，可以說是辭短意深了。

在某地方印度政府禁止獨立黨執旗行過接連外人居住地的一座橋。獨立黨不聽政府的命令，地方官便把他們捉來審問。這地方官後來和我說：「他們比我們信教的人，還更有耶穌的精神。」那些人會先告訴他到達橋上的時間，和執旗的人數，還請他先備好

二十五個警察。那天被捉的二百五十人當中，雖然沒有一個公認是基督徒，雖然他們不能多帶物品到獄中去，但是大多數的人，多帶了新約聖經，在獄中念誦。這件事是很易解釋的，因為他們當中有一個人這樣說：「現在我們已明白你們做基督徒的如何能為基督受苦。」這十字架已不再是一種主義，在他們看來，正是一種生活了。

還有一件很有興趣的事，現在可以敘在下面。一個印度教徒，在英國法官之前替自己辯護說：「他們將把你解到君王巡撫官長之前，爲了我的緣故。」最後再說：「天父呀！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作的是什麼。」

但是真正的基督精神，可從甘地身上看出來。他已決用靈心的能力，戰勝英人的政府和他自己的同胞，如其看出他的同胞也做錯了。這種不用暴力的主義，不見得會生什麼效力，如果甘地自己沒有至誠無畏的精神。

甘地在南非的時候，他鼓吹一種消極的抵抗運動，對付南非政府，想替那些訂約的工人們謀幸福。有些工人，時常不聽他的吩咐，他因爲勸告無效，最後決定不再多說，獨自禁食。在他第二天禁食的時候，工人們都互相傳說，甘地正在禁食，爲了他們作事

不按規則。大家就立刻改換他們的態度合攏手掌，到甘地那裏，懇求他不再禁食；同時應許照着他的吩咐做人。豈不是替人受苦的愛心，已經勝了一切麼？

在甘地所開的學校中，一次有一個學童告訴他一件事。後來被甘地查出，那學童對他說謊。於是甘地召集全體學生很鄭重地宣言說：「各位學生呀！我現在很是憂愁。因為查出你們中間，有一個說謊的人，我今天要特別爲他禁食。」這件事你以爲可以一笑置之麼？不是的，如果你知道甘地的心地何等誠實，他的德氣是何等高大。沒有再比這樣的刑罰來得可怕，因爲肉體的刑罰，是易於過去；這一類使人良心自責的刑罰，是不會忘記的；如果你想到有一個愛你的人，正在代你喫苦受罰。從甘地的做法看來，吾人既已明白，一個人自己喫苦，可以使一個學童改變轉來，自然也會聯想到基督是聖善的，可以替代世人的罪愆，使世界皈依良善的上帝。十字架的道理豈不是爲了這一件小小的事，更加顯明麼？

這個道理，更可從甘地最近的二十一天禁食中看出來。這樣延長的禁食，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如果想到甘地經過割症之後，還未復元，就是平素他的身量，也不滿百

磅。甘地出獄的一天，親自看見印回兩教的人，仍是彼此仇視分裂。在他被捕之前，大家還算聯絡，待甘地被捕入獄之後，印回兩教的人又立時分裂起來。甘地因此深知印度聯合的日子，便是印度自由的時候，他雖然懇求勸勉，但是終於無效，裂痕反而增加，甘地心中十分痛苦，宣言他願受罰，開始禁食二十一天。

這件事立刻使印度人覺悟，因為他們是易受感動的民族。在他第十天禁食的時候，大家召集了一個公開大聚會。大會之中有各宗教的代表，印度地方的總主教，代表安立甘公會，也參與這個會議。他們很公開地討論各種重大問題。甘地那時雖然很軟弱，臥在牀上，但是他的精神，却和他們在一起，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的問題。並且由會衆舉出二十五個委員，組織一個永久公判委辦，可以隨時解決各教爭論的問題。其中最驚人的議決案，便是信仰自由的一條。他們宣言說：「我們承認個人有自由改變信仰之權，如果沒有意外的誘騙。正如物品的交換，不受干涉一樣。我們更承認個人有權可以不受他所放棄的教會的迫害。」我們如其想回教和印度教，平素待遇出教的教徒，是何等的嚴厲，（回教處死刑，印度教處以社交的斷絕）。這樣的一個決議，可說是開了國家的新紀

元，也是一個印度宗教自由的宣言書。甘地精神，實在有一種潛勢力，運行在民衆之中，而甘地的精神，也多少受着基督的精神的影響。

在甘地第十八天禁食的一日，安得烈君，代甘地做青年印度報主筆，在他的主筆論文中，形容甘地消瘦地臥在特兒哈洋臺上的床上；他還描寫一座礮臺，可以遙遠地望見，提醒人民努力奪回國家；在礮臺之下，有些英人安閑地打他們的高兒夫球（杓球戲）；在近旁街市之中，印度人民忙碌地做買賣。安君探望甘地的時候，忽然想到一節聖經；「來往的民衆呀！這事豈和你們無關的麼？你們果正有痛苦像我一樣的麼？」安君最後的一句，就是：「我正在看他的時候，覺得眼前事物的意義，更加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了。」

安得烈君在他末後的幾句中，發表了印度人心中的意思。因為印人已經看清十字架的意義在甘地的身上。從前有一個獨立黨人，素來激烈地反對基督教。現在却這樣說：「我從來不明白基督教的意義，直到我找着在甘地身上。」我們果然應該感激，因為這些事，使我們受感動。但是他方面，我們很覺抱歉。因為基督教未曾從吾人發生意義。但是我們仍是快樂，爲了印度已經認識基督，連我們自己也真正的看見了。

第五章 宣教師和印度人的宗教生活

關於前章的敘述，必須在本章中聲明幾句。甘地對於印度人民心靈裏潛伏的感情的喚起固然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在這幾十年當中那些住在印度的宣教師和同工也做了好榜樣，一己的犧牲和不倦的訓誨，在印度人的心靈裏建立了這種感情。我在別人的工作區域裏講道的時候，我時常會覺得感激不惶。在別人撒種的地方我幸而得了收穫，飲水思源，未嘗不是那些西國和本地的宣教師開荒的成績。

數年前我聽見一句成語對於我是很有益處的。就是：「把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基督化起來」。有些事情原是不可避免的，徒然怨恨是無濟於事的，應該從事實上做起，把牠們基督化起來。全世界的勞工運動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在英國勞工運動已多少的基督化了。所以牠的精神和形式都很高尚。但在美國却沒有這般做去，所以有時這種勞工運動竟被那些反基督的領袖所操縱。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數年前我早已看出印度的愛國運動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印度既受了很多的教育和基督的道理，不能沒有一點自我和自

治的表示，正和那曙光一樣的不可避免。如果印度仍然一無表示，我們就要覺得已經失敗。在我看出這種運動的不可避免的時候，我便決意做一件事，就是加入他們當中，把牠基督化起來。站在那些國家的急流中，把基督奉送給他們。

我並不是說我們做宣教師的應該加國的政治中，做個政治家，不過我們要使那些印度的愛國者會立刻覺得我們對於這運動裏的優點，表示精神上的同情。他們只想我們如此，不過他們却從來不要求我們定要如此。

九年以前在我開始工作的時候，只想望這最艱難的部分有一日能被開放。如果我有什麼計劃不能發生效力，我隨時準備放棄。祇有一件很關緊要的事，就是我該怎樣領導印度看見我所已見的耶穌。凡是有益於這事的我都保守，凡是有損於這事的我未嘗不可放棄。

美以美總會既然給我用費，又許我在印度各分會佈道，我便在幾個重要的區域和許多較小的地方作了一些工作。

在聚會的當中，我們有各級的人做會長，如司法會議的會員·法官·律師·軍官，

大學校長·大學教授·和著名的印度教徒以及回回教徒。聚會的地點大概在空地上，正值傍晚涼快的空氣中，或在市政廳，或在大學院，或在學術研究會，有時甚至在那印度寺院的廣場中。讀者或者已經注意我不會提及教堂；只是因為印度人對於教堂有一種偏見，所以不便使他們聚集在那兒。

我們已覺悟我們必須從事於二項工作：（一）教會必須有精神化，（二）非教徒必須皈依基督。我們和基督徒有早會；和非教徒有晚會。這二個聚會是雙方並進的，因為我們深知教會如果離開了牠的事業是不能精神化的。經驗和表示宗教生活的兩方面。彼此互相為用，缺一不可。所以我們已使教會覺得自身在於拯救靈魂事業上有快樂的權利。

在這方面有一件事是值得提起的，就是南印度敘利亞教會的奮興。這是一個五十萬教友的教會已冷心了數世紀，現在他們開始活動起來。在年會的時候，有全世界最多的基督徒聚集在那兒，一次的聽衆有三十五萬人。這些大會有極大的心靈能力。這個教會在現在印度佈道事業中開始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那些非教徒的聚會中許多地方也有很多的聽衆。雖然印度正在最騷擾的時代中，

但是在這九年裏的大會中，沒有一次有什麼騷擾發生。印度表示一種美好的禮貌，待我們如朋友兄弟，我們也同樣的待她。

我已說過未曾發生一次的騷擾：但是也有一次大會中因誤會而發生類似騷擾的事。那些不合作黨員（激烈的愛國者）望見城中的官長都去聚會，以爲我們正在開一個擁護政府的大會，他們就把我們的會場包圍起來，拋擲磚石，亂撞大門，在外面高唱國歌約有三刻鐘左右。我請幾位朋友把住門，在這混亂的當兒，我高聲講論博愛·仁愛·和天國的降臨。這真是一個極佳的機會使我講論這個題目！次日那些不合作黨員查出我們聚會的性質，就親自來到我們地方道歉，並且應許一同〔有始有終〕的聚集這幾次大會。他們果真依言而行，其中有一位在最後的一次晚會中，穿着一件白色的手織衣服，站起來朗誦謝辭，因爲我傳基督的福音給他們聽。這就是在這九年內所有的一件近乎騷擾的事情。東方溫雅的禮貌乃是一件美好的東西。例如我在一個精神學會裏講了幾夜，雖然我所講的道理完全和精神學的觀念大相逕庭，但是那會裏的幹事却在公衆之前加一個花冠在我的頭上，這豈不是一個美好的禮貌嗎？

班納特路加批評得很對，說道：「我們要想把印度歸與基督，以為她是一個野蠻的國家，但是她却是一個有禮貌和文化的民族，不過內部還有十分之一野蠻的人民。」宣教師所講到的情形大概是關於這十分之一野蠻的人民。現在竟把他們來代表印度全體人民，是很不公允的。同時我自己的敘述也需要別的事實的證明。

我原是知道我站在印度教徒和回回教徒聽衆之前，他們未始不心裏反對我的話和思想。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在他們的內心中能獲得一寸的餘地，我就可以節節進攻了。不過在他們中間處處都有禮貌和友誼，就是在彼此意見紛歧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樣的待遇祇可歸功於他們的文化了。

現在只提起幾件事實給讀者看，這不過是在印度幾百次佈道中的一小部分。

我們到一個某大城裏。這是一個很難工作的地方，因為那兒有很大的大學校，據說是宣傳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在別的方面看來，這城裏的人民是很守舊的，迷信的思想極深。不料這大學校校長竟慨然允許在我們的一次聚會裏做主席。每晚聽衆很是擁擠。在聚會將要完畢的一個晚上有許多大學生也來聚會，並且請求我到他們那兒去演講。這

真使我吃驚不小，對他們說道：「弟兄們！你們真個要我去嗎？」

「哦！是呀！我們定要你去的，」他們同聲答道。

但是我仍追問道：「你們的先生們知道這個嗎？」他們說道：「是呀！他們也要你去的」。

「但是」，我仍問道：「你們要我講些什麼呢？」

有一個學生答道：「如果你不反對，我們喜歡你講到基督。」

「我可實說，我不反對！」

別的一個學生開口說：「我們歡喜你特別的講到十架的道理。」我歡喜特別的講

到十架的道理！我曾到他們那兒好幾次。初次有一位信仰印度教的教授做我們的主席

。他的開會辭如下。我曾到過公衆的聚會，但是我對於這位講員所發生的興趣，遠不

及我對於他所講到的一位，「青年學生呀！在人類歷史中從沒有這樣偉大的人格如耶

穌一般。他是世上最偉大的人物。今日是我們印度的一個節期，我們最好的過節方法

就是來傾聽這一位人物的事蹟。」那很希奇的一件事就是學生們的臉上沒有一個表示

仇視。那些已往的仇恨和成見我原是知道的；當時的情形幾乎使我不肯相信自己的耳目了。

一次在同一的城裏我被幾位精神學者請去演講在他們的講堂中。在會畢的時候，他們的領袖說道：「我們或者不能完全同意於龔先生的宏論，但是每一個人都該學習耶穌基督，那是最緊要的。」

某處我們聚會在市政廳。會畢的前一夜，那些不合作運動的領袖公開的給我一個要求。他們說第二天是甘地入獄的週年，是一個很大的紀念日。他們有一萬多的市民在這日。上要在公共地方聚會，不過要求我允許把二個大會合併爲一。他們也請求我仍把那預先宣佈的題目在那兒演講給大衆聽，同時還能備好一位傳話的人。我本很願意去，因爲這是一個客氣的敦請，自然盛情難却。在他們最大的政治大會中竟要我講起道理來！但是次日晚上我要叫本會的聽衆招認耶穌，所以我不得已拒却了他們。不但是因爲時間上有衝突，就是性質也各有不同。在會畢的時候，我做了一件平素所不敢做的事。我要這些領袖們在衆人面前招認耶穌。我老實對他們說明，那洗禮和教會二大問題暫且聽憑各人的

良心，只把我個人的見地說給他們聽。就是我深信一個人應該完全屬於耶穌，但是這是要照各人的良心而後決定。我又勸他們此後應該把耶穌救主做他們的生命。在這個提議以後，有三四十個領袖留着不走，有律師·醫生·和別的名人。在這小團體中我們一同禱告彼此勸勉，請他們背誦一個認罪和順服基督的禱文。這真是一次不會忘記的聚會，因在我們中間有上帝的默化力。

我們有幾次聚會在很特別的地點。在某地方我們聚在鐵補(Tippu)王宮裏，他是一個年老的回教君王。我就在王位前面向衆講道，那座王位倒是一個極佳的回聲板。最後的晚上，我要那些接受基督的人到後面的密室裏談話。這小室裏立時充滿了許多印度教徒——有些果然出於真誠——有幾個却來和我辯論。後來我方才知道這個密室曾經拘禁二個英國將校，是鐵補王捉來的。有一個名叫貝爾德大衛。當日他的母親接到這個消息，說道：「求上帝可憐那個拘禁我兒的無知者！」在這同一的室中人們在那兒受拘禁，耶穌却使人自由。在這同一的古宮中，一個專制皇帝曾坐在他的位上。用他染血的寶劍建立了一個國家。我們却宣佈一個新的天國。不憑什麼寶劍，只憑那在各各地捨命の上

帝的兒子。

在某處一個非基督教文學會請求我到他們地方開會。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學會竟來照顧基督教佈道大會，看來似乎有些兒不合情理，却是很榮幸的了！他們借用某戲院，作爲演講的地方，他們說還要去請一位王子來做第一日晚上聚會會長。他們很率直的對我說到那王子有酒醉的習慣，但是若使他在那天晚上節飲一些，自然不至誤事了。我們對於這些瑣雜的事不能過於苛求，祇能隨機應變，欣然把我們的福音傳揚開去，不論在什麼境遇中。我們思忖既然那王子需要這個福音，自然歡迎他的光降。第二日晚上有首相做我們的會長。此後每晚有官長主席。在這大城中每晚終有一千左右的官員到會。這真像在那君王的面前爲主作見證。在那王子站起來，致閉會詞的時候，會衆都替他擔心，因爲他是一枝「無的之矢」慣於隨意發言。這次他竟不出衆人所料的說道：「我一點也不明白這位講員會講到政府裏的腐敗情形；要講腐敗的官員可不用到中國去找，祇要到這兒來找好了。」凡是在坐的官員沒一個不吃一驚，如同宣告死形。正在這時候，這城裏的一位要人也坐在台上，立時遞一個字條給那王子。誰知他看過字條以後，竟向會衆宣佈說：

「我的秘書叫我不必多講！」

次日他請我到他的宮裏去作客，我便去了。我求他禁絕飲酒！皈依基督，又告訴他基督在我身上作的工夫。他回答說：「龔先生！我不能做到。事情是這樣，在我初次到歐洲的時候，我幾乎做了一個基督徒，因基督教的博愛主義很感動我；但是我在那兒一面與麥高萊（Macaulay）同學，一手却執着威士忌酒。我却可允許你一件事，我就要往美國去。既然美國現正在禁酒，就是要吃，也難以辦到，所以我可到那時禁酒不遲。」世人的目光正在注視我們美國禁酒的運動；如果我們一旦失敗了，豈不使道德的程度倒退五十年或一百年。我們一定不可失敗！這樣東方佈道的工作也要看西方本國的情形如何

九年前穆德博士在某城裏對一班非基督徒聽衆演講。在演講之中他偶然提及基督的名字，聽衆立刻輕蔑的呼叱他。九年後我們在同一城裏接連的演講九個晚上，只用一個題目，就是「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聽衆每天增加，到了最後幾夜，有的竟站立在大門外和窗口上。我請那些自願順從基督的人，走上前來，坐在最前幾排，至於那受洗的問題聽憑各人的良心。在這時候如果有一個人肯上來，我也心滿意足，因為克利維廉曾經說

過，如果這些上等階級中的一個肯皈依耶穌，那是要和死人復活一樣的當做神蹟了。但是在這一個晚上竟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自願上來，我們就當這是無足重輕的；但是仍有一件事實放在我們面前，就是九年前基督的名字被人呼叱的地方，現在竟有這許多的上流人物奉他的名字敬拜上帝了。這並不在乎講員有什麼分別，只因現今的印度對於耶穌的態度已大大的改變了。他們的心理狀態已經改易，新的時代已經來到。

在這城裏我又被請去在一個非基督教大學裏演講。那日學生們寧願停止棍球比賽，來聽演講。在別一處，那些印度學生要求為他們開一次特別聚會。可惜我們沒有時候，因為我已講過四次了。他們決定要我在明晨七時給他們開會，題目就是「如何尋找一種新生命？」

在某城裏有許多印度店員要我給他們一次特別聚會。既然缺少時候，他們在早上七點半之前已經都出來了，因為這時還不曾辦公。

一次那些不合作黨員在某城中佔據了一個自治區而管理之。全城的人民都穿着白色的手織衣服。如果有人穿着別種顏色的衣服在街上走，他就要覺得不自在。暴動已在近處

發生，人心激昂。那個管理這自治區的英國官長，警告我們不要在城中開會，以免發生意外的危險。但是我們都覺得必定要去，所以不聽他的勸告。有一位教士寫信給甘地，通知他今日有我在城中演講，又要求他通知他的黨員，請他們也來聚會。甘地立刻給我們一個回信，因為他寫信很快，十分歡迎我們演講給他們聽，同時他也寫信給他的黨員們。他們一接到他的信，立刻來到我們那兒，問我們可否讓他管理會務。我說除了基督以外我並不講什麼政治，但是仍有三位印度教的領袖署名在他們的通告上，召集大會。演講廳中立刻告了滿座，所以只好改在空地上開會。我立刻查出有好多的聽眾不懂英語。這兒讓我解釋幾句，我對於這些非教徒差不多完全應用英語，因為全部的智識階級大概都懂英語。印度大學校和中學校都用英語教授，所以不用擔心他們會不明白你的話。現在我查出有些聽眾不會受過英人的教育，我便對主席說道：「我不知道如何對付，因為我不會講這地方的土話，雖然我懂些身毒話（Hindustani），在這兒又沒有一個基督徒替我傳話」。他立刻答道：「我很歡喜替你傳話，如果你也贊成。」那英國軍官替我們擔憂，以為我們要吃他們的虧，不料他們反而來幫助我們的會務，又替我傳話啊！我自

已有些希奇怎樣可以把基督的福音藉着一位印度教徒傳揚出去。但是我却記起從前貝雷大衛 (David Brainerd) 時常請那些酒醉的譯員替他傳話給美洲的印地安人，同時聖靈的能力也降在聚會之中。因之我深信上帝也會做同樣的工作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和善清潔的印度教朋友傳話的時候，上帝果真實行了，第二天早上，他們又替我找一個譯員，他也是一個印度教徒。我就請他替我譯述十字架的福音。

一次在會畢的時候，我詢問會衆贊成我禱告否？我從未公衆禱告過而不先得到他們的許可，以先和這次他們也從未拒絕我。在禱告完畢的時候，一位信仰回教的紳士上來對我說道：「今晚有些不恭敬的地方，因為你叫他們在禱告時坐着。他們應該站在上帝的面前！」「很好！」我答道，「明天晚上他們可以站立着。」

明天晚上在我演講完畢的時候，我又詢問大衆要我禱告否？他們都表示贊成，所以我叫他們站起來；但是他們有一種規則，就是每當會畢站起的時候，他們必須歡呼口號，所以正在這個時候，會衆忽然大聲歡呼「祖國萬歲！甘地萬歲！」在我講道和禱告中竟會聽到口號的歡呼，真是一種榮耀的調和！但是不久他們已靜下來，所以我就開始禱告

，似乎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印度的生活就是如此，她非調和不行。她善於把人生和宗教調和，成一個榮耀的混亂，(Glorious Confusion)。在我個人，倒很贊成！

在大會結束的時候我提議說，因為在聚會的當中，沒有機會和每一個人接談，如果他們贊成，不妨請城中的領袖們和我開一次自由談話會。他們贊成我的提議，所以次日就在國立學校裏聚集。我把自己的皮鞋脫去，和他們一同坐在地板上面，活像一個印度高僧。我查出有些方才從公衆遊行回來，因為他們披戴着標語。例如：「抗繳捐稅，欣然入獄，弱者之淚足以打倒強者之壁壘。」有人以為在這緊張的空氣中，恐怕少有心靈的反應呢！這是一次真實的奮鬥，他們還會有心靈的反應嗎？不料竟有一種美好的心靈的反應。對於這些人心靈的劇變，我覺得十分驚奇。他們是不合作的黨員，毫不畏懼的和武裝兵士激戰。除了幾個例外，在鐵血的戰爭中，凡係加入戰鬥的人，自然是愈殘暴，愈有戰鬥能力。但是我查出這些加入甘地一黨而實行他的計劃的人反而心地變為清潔，重視道德的價值，又情願犧牲自己。普通戰爭的結果，造成殘暴的個性；而甘地的結果，却感化了不少的人心。現在我坐在這些意志強固的人中，他們情願失掉一切，和我們

西方移植過去的一種政治制度努力奮鬥，同時却沒有絲毫的怨恨，只有一種高尚的道德和心靈的珍重。

我和他們討論我主耶穌。在討論中我偶然引用「印度民間的基督」，他們立刻歡迎這個名稱，不時的提起。這個名稱或者已捉住了他們的幻想，使基督成爲他們的了。他似乎正從印度道旁徐步而來，加入我們的靜坐中。我們又討論到印度的需要。我看印度如同我的祖國，不再看做一個外國。我原是生在西方，也愛西方，但是印度已成了我的家鄉，印度人民也成了我的同胞。她的問題便是我的問題；她的前途便是我的前途。我很願把她的衆罪放在我的心上，如果我能把她舉起來到我的救主面前。我要他們至少當我是印度的義子。我對他們說道：「兄弟們！對於那些六千萬的「墮民」我們將如何做去？他們是我們的國家柱石。印度決不能強盛起來，除非我們把他們提高起來。我們該怎樣做去？」

一個有思想的印度教徒站起來，說道：「這事需要基督，方才能把他們提高。」

在這傍晚朦朧的默坐中，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不覺得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印度必須要

有一位基督來提高。有幾位把這意見更進一層，以為他們自己也該有基督來提高他們，雖然他們還不曾公認耶穌。

印度人民本是富有宗教性的民族。如果她願把她所有的豐富的心靈能力放在耶穌手中，她的前途是無有限量的。一日有幾位著名的印度教徒到我這兒來，對我說道：「在某處有一個政府開設的勸業場；全場佈置很好，可惜缺少了宗教性。我們特來求你，可否加上一些宗教性？我詢問他們要我替他們做些什麼？他們答道：「我們要請你去，在大白帳幕中演講幾天。」我有些兒喘氣，因為那大白帳幕是政府職員辦公的地方。我叫他們先去接洽。他們回來的時候，面上有些怒氣，對我說道：「那個職員對我們說，在大白帳幕不能開講，因為這樣無異表示政府做了宗教的後盾。但是許可我們在那比武場開會，因為會場的週圍有階級式的坐位。他竟把比武場做爲談道的地方！如果我們不能達到目的，不如完全取消吧。」那天我們不會開會。我同他們談話的時候，忽然覺得印度如果一旦接收基督，她不會再把基督放在冷角裏去。基督會做他們政治的中心，把他們完全改變一新。

在我回國的前一夜，我在某城中對許多非基督徒講道。這是最後的一夜，在我請他們決定招認基督的時候，會場中空氣頓時十分緊張，在我說話的當中有一個印度教徒立刻阻止我發言。對我說道：「先生等一刻，你請求我們做基督徒。但在這事以前，請你告訴我們對於那些留在美國的印度人的權利，你有什麼高見？請你先告訴我們在你請求我們招認基督以前。」我只好停下來，先把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說了一遍，又把我們已經向內務部提出抗議的經過，提起幾句。那人似乎很為滿意；但是讀者須注意在我講道之中，我必須使我自己站在公正的地位，對於這個種族問題。如果不是這樣，我祇可啞口無言了。

讀者從這些洞開的窗口外可以望見這是一個何等美好的佈道機會，真是空前絕後的了。但是我們決難獲得寸尺的進步，也難以利用這最好的機會，如果我們對於那些種族的大問題不能抱公正的態度。

下章中我要講論到這個問題，雖然我自己不歡喜討論，但是在東方佈道的大事業却完全要看我們基督徒對於東方各國是否抱着公平的態度。

第六章 意外的阻撓

如果要明白印度對於西方的態度，他必須常把那密拉教授所稱呼的「壓制的心理」記在心中。他解釋「壓制」說：「一個民族被別的民族所統治，在政治·經濟·或文化·各方面，不論牠是單獨的或是一致的。」他所指點的「心理」就是「那些堅持的怒恨的心境，特別是在一個民族被別的民族所統治時因而產生的。」印度覺悟自己已被西方統治在文化·經濟·和政治·各方面。一種「壓制的心理」於是產生出來。

現在印度對於西方所加的許多嚴重的批評也是這種心理的結果，乃是毫無疑問的。在目前的狀態中，要使印度看出或重視任何西方的優點，而公然承認之，乃是一件心理上辦不到的事。印度人民或者從西方獲得什麼利益，但是在他們自己覺得是印度人時，他們不願自己承認這種利益。我在美國遇見許多外國留學生在那兒求學問。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學生在他自覺是一個印度人時，會看出美國和她的文化中有什麼優點。祇有在他們暫時忘却自己是印人的時候，他們會看出一些好處來。

我想印度決不會公開的誠意的從西方的文化和異方的教會中採取什麼優點，除非她能從這種壓制的心理中解放出來。換一句話，她必須有一個完全自治的政府。

從大體說來，英國已替印度設立了一個好政府，但是印度不成爲一個自治的民族，她對於西方的貢獻決沒有什麼公允的觀察。

印度還能接受基督，因爲她能將基督從西方分析出來，但是她對於西方的教會和教士的態度就兩樣了，因爲她不能認得清楚。但是那些教士們也未始不可使自己分析出來，同時把自己的生活和努力完全傾注在印度裏面，不再是那西方優勢的一部分，已進而爲服務的朋友和弟兄了。一位信仰印度教的社會思想家對我說道：「在各人的心目中西方的文化從未有過這樣的退步如今日的。但是你們教士從未有這樣高的地位；你們來到這兒，並非想利用我們，不過來服務我們罷了。」如果我們甘心樂意的做他們的僕役，自然能跳出現在西方的任何征服的舉動。

關於印度對於西方的嚴厲批評，我們必須時時記着這種特別的心理，給牠額外的容忍。

但是如果我們停止在這一點上，那便是自欺了。因為這種的壓制心理有牠合理的基礎——一部分固然由於有作用的外交政策，同時也由於白人平素對待褐色人種的傲慢態度，以為任何白人優勝於任何褐色人。凡此種種都使印度的靈魂受傷，感到分外的痛苦。如果印度因這種假定的態度，對於西方有什麼仇視和批評，讓我們勿忘她的批評是有相當的智慧的。因為在我們抱着這種傲慢的態度時，我們已極對的違反我們的宗教中一切的教訓。他們已知道這些事情是不合基督的教道。

如果把凡事集中在耶穌的身上，便能消除一切的爭端，而且給我們在印度一種新的工作能力，雖然印度仍然對我們下一種嚴厲的判詞。印度不過在一種光明中判斷我們，就是耶穌的精神的光明中。他們已經明瞭做一個真實基督徒的意義，他們就照這個標準來判斷我們。我們尚能站穩在別的時代或別的環境中，仍然自以為是，但是一旦要受判斷在他的精神的光明中，那就大不相同了。

在對大衆演說的時候，我時常提起一件事情。在南非洲的禮拜堂門外掛着一方禁牌，上面寫道：「亞洲人和非洲人不准入內。」又告訴他們為什麼甘地不准入內，因為他

是一個亞洲人。就是我們的教主也不能走進那個教堂，因為他也是一個亞洲人。我立時看出在大衆的臉上顯出一種痛苦的鄙夷的神氣。但是他們對於那些不准走進他們的廟宇的一班墮民，却不會感到十二分的不安，雖然未曾寫明在大門外，却是有宗教和規則的命令。一方面他們照他們的宗教判斷自己，同時在他方面他們却照耶穌的精神判斷我們。如果定要說他們用一樣的方法判斷自己的同胞，那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用我們的宗教來判斷我們，又用我們所招認所跟隨的基督來判斷我們的行爲，自然他們有這種權利對付我們。我倒很贊成他們這樣的對待我們，因為我們的救法和他們的救法的不同完全在於我們是否依照基督的旨意。

一位有思想的印度教徒一次對我說道：「如果你稱呼我是基督化的人，我覺得非凡榮幸了；但是如果叫我基督徒，我就要感到受侮了。」在這一句暢達的話中。我們可以洞悉一切。這基督徒的名稱不過指點一個教會裏的教友——印度人或歐洲人——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但是稱呼他們一聲基督化的人，他們便以爲是最高的稱頌了。他們知道要做一個基督化的人必須得着耶穌的精神。

一個年幼的女孩能深知一個真實的基督徒的意義。她解釋道：「一個基督徒是比衆不同的人。」可惜有許多的基督徒不配稱爲基督徒。

某大城中的一個印度教徒對我說道：「如果你在這城中能指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給我看，我也會做基督徒了。」言過其實嗎？是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意義。

一日有一個印度教的教員對我說道：「我要做一個基督徒，但是這並不是爲了我所親見的那些歐洲人平素的行爲。他們似乎有二種可憎的事——一個是宗教，別一個是水。但所說的水並不指什麼洗澡，只指那狂飲的水！在那些海峽殖民地，據說每一個歐洲農家都有一個土著做他的妾。人種的偏見不來干涉他的性慾，倒很希奇。

在某城中有兩個歐洲人在那兒決鬥，結果雙方都死了。那些印度教徒出於惻隱之心把他們安葬了，還想備些物品祭祀他們的幽魂。他們追想到這二人生前是酷愛煙酒的，所以就備了一盒雪茄和一瓶威士忌酒供在他們的墓前。

有些住在那兒的歐洲人平素的行爲豈不做了意外的阻撓。現在全世界已成了一個戲院，同時印度正在聽戲。我自從回國以後已播音了幾次。這真是希奇，我在斗室中只要

向一個小盤發音，那些在幾千里以外的人就能聽得我的演講。但是我們平素的行為有更
大的意義。我們在立法院所做的事和因種族偏見所發生的瑣碎小事也時時的傳佈到全世
界去，而且有一個更洪量的發音器。

現在且聽這個故事中的發音器。我和一班熱誠的愛國領袖在一張圓桌旁會議。我說
：「弟兄們！我已和你們討論基督好幾夜了。現在我請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為什麼你
們不肯接受他呢？不必對我客氣，因為我不是這問題的中心——老實對我說吧！」一個
印度教徒站起來對我說道：「你請我們做基督徒，但是你們自己的文化有基督化嗎？你
們在華盛頓的中央政府不也是有稅政嗎？（講這話時，正在美國石油案發生的時候！）

還有一位問道：「你們不也是私刑美洲的黑人嗎？」

第三位說道：「你們西方已有了基督徒許多世紀了。雖然耶穌是和平之王，但你們
除了戰爭以外，不曾學習什麼。你們能更明白基督教嗎？」

他們提起這幾件事不是出於惡意和仇恨，乃是三思而後說的。那洪量的發音器正在
天涯海角報告信息。

還有一件事可以發揮這層意思。我在印度的某地方聽得一個近乎暴動的事，因為有一個印度教徒的女子受了洗禮。一般印人開會演說表示憤怒，全城立刻變做混亂了。在這混亂的憤怒空氣中我們仍舊開會佈道。我們有點擔心，恐怕沒有人肯聽。出於我們意外仍有許多人聚攏來，安靜聽我們講道。最後一夜會場後的一個小室中也充滿了尋求耶穌的人；但在我叫他記名的時候，有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在人羣中有一個人呼叫說：「你想三K黨是這樣呢？」這是四年以前，那時我還不很聽見人說三K黨的內容。但是在這海角的印度國內，我們還以為不會有很多的消息從海外傳進來，那洪量的發音器却在報告消息，把我們的福音和見證阻塞了。我原有許多很好的朋友進三K黨，他們也有高尚的宗旨。這是一種宗教的組織，有十架做會中的中心，但是他們的宗族的態度對於我們反做了一個顯明的阻撓。

那最違反東方心理的事，莫過於近來國會通過不智的不合教義的「移民律」。我望美國人會覺得這條法律的草率。以前美國一向在東方執着道德領袖的資格。使每一個美國人覺得榮幸。日本對於我們十分感激，因為日本大地震後我們都很慷慨捐助他們。中

國是更密切了，因為我們退還庚款和善意的政策。印度大受威爾遜高尚的理想感動，又看我們好意扶助腓列賓，使她很快的達到自治的路上。美國人在波斯也很受愛戴，因為有許多美國人從經濟方面扶助他們。這兒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他們的愛戴。我和那些敘利亞的難民同住在拜格特城中，他們從波斯的尤郎密城逃來，避躲克爾特族的兇焰。我現在所用的一只表也是那些敘利亞人民贈送給我，做為他們感激我的紀念品。但是在他們當中還有一隊難民表示更大的愛戴在他們逃命在美國教士公所的時候。在一隊兇暴的克爾特兵士走近的時候，美國教士立刻升起美國的國旗在公所的園地上。但是那個克爾特軍官却不曾知道那是美旗。有人對他說那是一面美旗，他就獨自走進去，遇見了一位美國教士。這位教士對他說道：「這是一面美國旗子，現在我用這面旗子，請求你保護這些難民。」那軍官思索了一會兒，轉身朝他的隊伍，吩咐他們退去。那些難民竟因美國旗的保護，得慶更生。他們個個喜出望外，狂吻那救他們的美旗。美國旗在大戰結束時的確替東方擁護人道。因這「移民律」我們却把本來的領袖地位喪失了。

我們還當他是一個日本僑民的問題，但是印度和中國都被牽涉在這「移民律」中，受

同一的待遇。

讀者請勿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會主張開放門戶，任別國人如潮一般的擁進來。我的見解不外乎那美國教會總會的決議案和最近監理美以美聯合大會的宣言。

「吾人主張一種聯邦的法律。使提高移美僑民的標準，對於各國一視同仁。凡係已被准許入境的僑民，不論他的人種·皮色·和國籍，都得享有公民的權利。」

這宣言的大意在於不分種族，消除侮辱。至于提高標準，乃是一國的自由權。

如果現在的「移民律」能施到各國去。則照第一款每年有四十日人，二千一百四十華人，和四十二東印度人准許入境。照第二款自從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起日本有一五九人，（以一九二〇年在美的人數為比例。）中國有八七人，東印度四人，共計二五〇亞洲人。在一一四〇〇〇〇美國人中增加了二五〇移民，算得什麼呢？如何能成一個經濟的或社會的問題呢？況且東方人還沒有充塞美國的狂熱。一次我和一位印度軍官談話，他是立法會議的副會長。我對他說道：「如果把印度放在「分額」的標準上，此後移殖美境的印人必大形減少，因為現在每年終有八九百印人准許入境，大抵照住在加爾加塔的

美領事的吩咐，如果第二款實行了，印度只有四人可派。那時你會想美國待遇不公嗎？他答道：「我們並不留意有多少印人到美國去。我們不願他們去，但是如果他們去了，我們是不願意看見他們受辱的。」

實情是這樣，每年終有二三百人從墨西哥和加拿大二處邊界混入美境；但是我們却沒有補救的辦法。我們不能加壓力在這兩國的政府上，使那偷渡的不法行為從此停止，因為這事很難和他們交涉，他們也不願來幫助我們。議員們目光淺短，立法反而自苦，使移民問題更形糾紛，不易着手。但是我不爲了自己的私利鼓吹修改；也不爲了傳教的影響主張改良；只因這是基督徒的本分去善待別國，像我們要別人同樣的待我們。

有些人說，如果能把這「移民律」取消了，比差遣百名教士到東方去要好得多。我對於這個估價還嫌太少。有許多地方的教士們祇好靜心等待這「移民律」的取消，或者不用美國教士的資格去勸化人民。在我回到印度的時候，心中十分憂愁，只恐此後逢人道歉，不論在公共聚會，或在討論的當中。

那些印度教徒已經發見耶穌不以人種·出身·和皮色·觀察人心。在他看來世上的

人是一列平等的，而且有尊貴的人格。耶穌是「色盲」的，他的視線不分種族，却是集中於所有民族，所有皮色，和一樣的靈魂。他們用這一種的觀念來判斷我們。一個印度人對我提起白人的來歷，說道：「一次上帝問一個人，他對於他的弟兄做了什麼事，那人立刻變做慘白的面容了。」如果你已看過黑人的重鞭這部書，你會覺悟到這個譏笑的故事包含很多的意義。

安德烈君寫道：「我有一位信仰印度教的朋友對我說，你還不會知道那件事嗎？S君正在拆你們的台，因為他每次罵我們「黑鬼」的時候，就對你們的宗教下了一次打擊。你豈不會教訓我們分別階級是有罪的，同時你們做基督徒的人自己却建立了一個白色階級。」

在我個人看來，這白色階級和印度的婆羅門階級沒有重大的異點，只因前者根據人種的皮色，後者根據於家庭的來歷。這二件事都是因偶然的生育而發生的。如果有什麼真正的異點，不過是如此。婆羅門階級的觀念是從印度的宗教產生的，是被教義所認可的。所以兩者的當中，尤其是白色階級令人憎惡，雖然他們都該剷除。

一位哲理精深的印度哲學家拔雷丹特，他是泰戈爾博士的兄弟，也會發表他的高見。在我們倆傍晚坐着的時候，他對於耶穌發表意見說：「耶穌是完全的，希奇的，只是你們基督徒一點兒不像他呀！」

如果我們果真像他，得着他的精神和觀念，必定大有可觀。一位信仰印度教的演說家對南印度的許多教育家演講教育問題，在演說中他停了一刻方才說道：「我知道你們當中有許多是基督徒。現在我並不講什麼宗教問題，但是我要用些工夫和你們說，如果你們基督徒能像基督那樣做人，明日的印度必在諸君的手中。」他所說的真是不錯。

還有一位印度教徒也有同樣的意見；但是用不同的語言。他是本省的一位審判長，在我們的大會做主席。在我演講完畢之後，他對會衆說道：「今晚你們已經聽得做基督徒的真諦。如果效法基督是他的總意，我希望你們一生做基督徒。」後來又轉身對我們基督徒說：「我有一句話對你們說，如果你們肯更其效法基督，信仰的人數必更增加了。」他是真誠實意對我們說的。

這一種東方人的評論在班格萊 (Bengali) 詩家贈給安德烈的賀聖誕詩中更能發揮透

徹。詩中的大意：上段發表崇拜基督之意；次段表白印度的痛苦——強國壓制和本國的階級；三段攻擊帝國主義——戰慾·強權慾·利慾；末段懇求基督到東方來，因為西方既然不能容他，還是請他捨去西方而以愛心惠臨東方。

他的詞意很是懇切，判斷力又來得正確，只是我們不願意他說基督捨去西方，應懇切的求基督更其深入西方的人生裏。因為我們西方的人也有很重的心事。如果東方是釘在奴隸的十字架上，西方是釘在物質主義的十字架上了。我們都一般的急切在需要他。

這種東方的判斷是一個召我們回頭到救主地方的呼聲，正是我們所歡迎的。這使我們從自滿裏驚醒了，如同一次的大地震把我們的鎖鏈脫落而未有損傷我們。又如同一位天使，正在拍醒我們，叫我們起來。這一種清晰的判斷乃是一種神恩，使我們不致沉睡在我們受物質享樂的過分麻醉中。

這一件事足以表白我的意思，某日早晨，一位信奉耶教的印度醫生到很遠的山上來看望我，他自己說心境不佳。他說給我聽以下的一個故事。「我是一個船醫」，在香港我遇見一個波斯教徒，後來和他結為朋友。一日，他問我說，你能過基督徒的生活嗎？我却

對他說，那是不可能的。他對我說，固然很難，但是並非不可能的；因為基督能給你能力。後來我深覺慚愧，自己雖是一個基督徒，實在遠不如他。在我的船起碇回印之前，他又跑來送行；在船離埠的時候，他用兩手圍住口邊，遠遠的囑付道：「勿要忘記，先要打算上帝的國和公義，別的東西自會加給你們了。」現在一想到他的容貌和他的聲音，會立刻憶起這一句話來了。我老實說，不曾先打算上帝的國，現在我祇求你替我禱告。」我們倆就跪在地上，那醫士就把自己完全奉獻給耶穌，然後站起來，滿心快樂。天國必須在先！一個波斯教徒反而領導他得了拯救！

我已看清這甦醒的東方，覺悟我們自己何等的遭遇那物質主義和人種偏見的毒害，同時知道祇有先救自己，方才可以去救別人。但願我們西方人會時常把這「先要打算上帝的國和公義」的一句話放在心裏，使我們也會像那印度人一般改變過來。

一位有遠大眼光的基督徒和政治家說得千真萬確。他說道：「我們承認西方的實情需要一種明顯的徹底的謙卑的基督徒人格，同時要有一種國家的種族的悔改去扶助佈道事業的進步。」

對於這一番偉論，印度偉人甘地也有同樣的忠告。一次，我和他談話，說道：「甘地君！我很希望基督徒有印度化的一日，使他不致和西方人民及西方政治混爲一談，只當做印度國家生活的一部分而爲之効勞。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他很端莊的答道：「照鄙人的意見，第一你們做基督徒的人，無論是教士和普通的人，必定要更加效法基督。」他不用多說，意思已很明瞭了。甘地原是代表這三萬萬印度人民對那做西方代表的我講話。他對西方說道：「如果你們用基督的精神到東方來，我們是不能加以拒絕的。」以前他們對於西方，從沒有這樣大的挑戰，也從沒有這樣至誠的，他說：「那第二個問題便是必需把那原本的宗教傳來，不必畫蛇添足。或是滲淡牠，反而失去真相。應該保存他的樸素和高尚。」我們正在做什麼呢？有人以爲我們用了次等或是滲淡的基督教接在別人的身上，使他們對於真實的宗教反而分辨不出來。有些人說道：「我們的教會裏的一班人看見基督教被人懷疑，或是被人實行，都會吃驚。」我自己不願看見印度接受一種次等的基督教，乃是要她接受真實之物。「第三我要提議，你們必須注意愛心，因爲愛是基督徒的中心和靈魂。」他並不會把愛當做一種感情，在他愛是一種原動力，道

德世界中的實力。他主張把愛應用到一切的人類上去。他的心靈善於領會愛的意義，無怪在我朗誦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時候，會暗暗的流淚。「第四我要提議，你們必須多研究他教的教義和他教的文化，找出牠的好處，使你們對於別的民族易於接近，表示深切的同情。」很對！我們對於任何的真理，應該表示謝意，作為達到耶穌地方的指南，因為他是真理的歸宿。

我把上面的四種提議對北印度高等法院院長說，這位高尚的富有同情的英人歡呼道：「他不能再提出更要緊的四種提議，這一件事非有天才和卓見的人不能辦到。」

我又向一位愛國者探問他對於實施基督教的卓見。他答道：「你們必要有許多像某某兩位的傳道人，他們是真愛耶穌和印度的人。」

在這兒我們可以看見實情的梗概。從各方面他們都說我們必定要做基督徒，但是要有更擴大的基督的精神。

第七章 問題的討論

我在美國某教育中心地方演說的時候，我應許聽衆在會畢之前可以隨意發問。在會場中有許多青年學子，有些是美國人，有些是印度人，還有別國的人。這些印度的學生和我討論了幾點鐘。在散會時我對別人說道：這是第一次我在美國覺得如在家鄉，今晚恍惚身在印度。在印度幾乎每次開會，我准許那些非基督徒發問，以便彼此討論。

我在印度公開討論時，我原是知道「自討苦吃」，因為那些印度教徒的頭腦不比我們來得遲鈍，而天性又喜歡辯論。除了自己演詞中的理由有被人推翻的可能，我還覺得別種的危險。基督教必須要有一種鎮靜的德性和內省的功夫，方才可以完全領會。問題時常會把安靜的空氣一變而為交戰的狀態。爲了排除許多的誤會和反對，我覺得必須態度公允，勇於解答。

如果在我開始作工時沒有看到這段經文，我本來不敢做這件事。「人要下手拿住你們，又爲我的名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想怎樣分訴，因爲我必使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住。駁不倒的。」這一種的保證在我已經足穀使我深信不疑。

有時辯論得頗劇烈，但是我們很小心不使一個問題別生枝節，引起惡感。如果在這時發怒，便失掉了討論的本意，因為我們不在於雄辯，只在於引人歸主。我敢說沒有一次討論竟引起了什麼惡感。不過有時却用些滑稽語氣來討論那些艱難的問題。

問題的性質很不一致，從熱烈的混亂的發問者到強詞奪理的人。現在且寫幾個問題在下面：

問題一，基督教是否一個世界的宗教？如果這樣，為何還有分門別戶的意見？天主教徒恨惡耶穌教徒，而希臘教又反對以上的宗教。

問題二，上帝為何造成這樣的一個世界？他該早已知道罪惡要發生的。弱肉強食，以勞動的血汗來換取他們的金錢。為何惡人得勢而義人反而被囚，耶穌終被釘於十字架？對於如此的世界誰在負責？

問題三，你真深信有許多真實的基督徒具有基督的平等精神嗎？但是你對於西人的宗族偏見有何解說？他們把澳洲加拿大美洲關閉起來，不許印人插足，享平等的待遇，這算得基督的精神嗎？

問題四，此次大戰——基督徒的大戰——豈非證明耶穌的教訓中還有缺欠嗎？

問題五，各國的宗教因地而異，但是都有一位上帝。你們怎樣說祇有一個方法？一

種藥品是不能萬靈的。

問題六，前晚你講福音中的故事都是真確的；但是寫書的人不是有高等學問的，難道不會有出入的地方嗎？他們難道不會因過分的熱誠反而看錯，把民間的傳說當做事實寫下來？

以下還有許多關於教義·人情·風俗·的疑問，因為多限於當地的情形，故略而不詳了。（譯者註）

我所最感到困難的，倒不是這些筆錄的問題，就祇怕會衆隨口向我發問。一次，有三十幾位律師來查問我，費了幾個鐘頭想駁倒我的證據，但聖經是確實的。在九年當中沒有一次遭遇失敗。一個晚上，有人站起來問道：「你能指出那一節記載耶穌稱呼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不是他的們徒和別人叫他；只要他自己稱呼的一節。」我覺得有些茫然，一時記不起這節聖經正在什麼地方；但是那人却要我立刻指示給他！我一手翻開聖經，

一邊心中默禱。我所看到的第一節和我所要找的一節完全不同。這節是紀載耶穌遇見他從前治愈的人，問他是否信仰上帝的兒子。這人却答道：「他是誰呢，主呀！使我可以信他？」耶穌答道：「你已經看見他了，和你說話的就是。」我竟放膽把這節讀出來，似乎我早已知道的樣兒！但是他們一些也不知道上帝自己所做的小神蹟。上帝已應驗了他自己的許可，就是「在那時候自會指示你們要說的話」。我自己很是明白，感謝上帝。

我在本國內已遇見許多膽怯的基督徒，他們正在替基督教擔憂，以為全部要瓦解了，一點經不起人們嚴格的批評和科學精密的考慮。有許多清潔的基督徒正在抱杞人之憂。一次，我和一位女教士同回家去，在聚畢一次熱烈的大會後，她對我說道：「龔先生！在今晚聚會之後，我覺得四肢疲乏。」我就問她的緣由，她答道：「我並不知道。他們要問你一些什麼，以後你又要怎樣的回答。所以我足足的呆坐在樓上有兩個鐘頭，用力握住椅子，現在很是疲乏。」有許多人也像這位姊妹用他們的全力握住椅子，祇怕基督教會在批評底下立時瓦解了！

我對於這一班人也很有同情，因為我初次到印度的時候覺得處在同一的地位，眼見

四週的空氣充溢了酸辛的批判。在我閱讀非基督教的報紙時，我又覺得滿心酸痛。後來有一個時候我的內心忽然鬆解了，情願把基督實地的研究起來。我開始覺悟人生中祇有一個歸宿，就是從真實和事實裏可以找到。如果耶穌不能受各方面所發見的事實的批評，他就不是真實；自然愈早發見，對我愈爲有利。我把基督實地研究的決心，和我把自己完全順服基督的決心都是我生平最大的紀念。當我決定放鬆的時候，心中似乎惶惶不安。會遇見什麼事情呢？從前美麗的夢境會消散嗎？不料他非但兀立不動，反而比前更顯光榮。我已看清他不是一株暖房裏的植物，一遇到批判的嚴霜會立刻枯凋的，他是根深蒂固的——道德的心靈的宇宙中生命的表示，真實的本體。

此後我本着這樣的信仰，傳道在非基督教的國家裏有十七年之久，又對他們說道：「這是我的信仰。兄弟們！如果辦得到，把牠破壞吧！」但是他們愈其攻擊，這信仰愈發光輝。基督經過了狂風巨浪，終於獲得勝利。那除滅基督教的惟一方法就是把他脫離生命而強扶之。祇有把他參和在生命中，任其發揚光大的一法。耶穌做他自己的見證。那些印度教徒已設立了一個保護宗教社會。但是耶穌却用不着人們的保護，只要人們替

他介紹好了。

所以我對上面提起的一位姊妹說到在那次聚會中，我自己要他們深入堂奧，因為如果肯用心加以研究，自然能親自看見耶穌了。他來不是隨帶一種生命的方法，他來乃是做生命的本體。如果他們肯深入生命當中，就會親見那具有生命本體的耶穌了。英國殷傑（Inge）先生說得不錯：「耶穌來不是隨帶一種宗教，因為他自身便是宗教。」如果我們實在有宗教熱誠，我們必須依照他的旨意和精神，不然，必定會失去宗教的熱誠。馬太安諾德說道：「耶穌是一個大歸宿。」

如果提出一件有價值的事來，探其原因，你會得到一個結論。譬如愛是人生中有價值的，而人都該愛。然後試再探索愛的超極，你自會被引到耶穌的身上，因為他的愛遠勝世人的愛。如果清潔是一樣美德，也不妨把牠研究一下，且看你會歸納到何種的清潔上去。你會仰望耶穌光明的雙目，因為他是偉大的最清潔者，又是清潔中的最偉大者。如果犧牲是人生最寶貴的品性，你可以找尋牠最好的模範，就是十字架上的流血。

所以我一點不怕和人討論一切的宗教問題，因為我深信耶穌潛伏在道德的心靈的宇

宙中遠勝於那潛伏在物質的宇宙裏的地心吸力。雖然愚拙如我，不能把各種問題一一解決，但是我信終有一日，在人們的心境中有尋見耶穌的可能。譬如葡萄的蔓莖，從遠及近，終於依附在一坐穩固的牆垣上。

但有時他們不用問題來試驗我們，只看我們有沒有獲得耶穌的精神，印度要急於知道我們有沒有耶穌的心意，不是要查考我們有何等靈敏的心意。

一次，有二個青年印度教徒到我這兒來談話。他們的服裝十分平常，腳上沒穿鞋。這一日裏會見了許多人，祇有這兩個青年使我滿心歡慰。他們有十分誠懇的態度，而又善於對答。次日他們又來了，特為解釋一切。他們對我說明，自己是這城中最有財勢人家的兒子。昨日特意赤着兩腳，衣衫襤褸，要試探我以前所說的是否出於至誠，就是耶穌一例看待世人，不以外貌取人。他們現在要知道我肯真心實意去實行否，對待貧苦之人是否一例？他們預先定好一個計劃，把這事當做他們要不要做基督徒的一次試驗。他們這樣的做法是出於真誠的，我們不能加以懷疑，因為他們當面對我說，自己準備做基督徒了。

這事並不使我得意，反而把我提醒了。自從遇見這事以來，我的腦海裏還不時的想到那時千鈞一髮的險狀。或者我會不覺地說出不恭的話，或是顯出傲慢的態度——這兩件事我都易犯——在這舉足輕重的時候。

印度正在提出各種疑問。凡她所詢問的都是嚴重的深意的。但是還有更其重要的，那便是她對於我們靜默的估量和內心的批判，作為她皈依基督的推測。

從前大祭司向耶穌問及他的門徒和他的教訓。現在那些非基督教的國家也正在詢問這兩點，先是基督徒而後到他的教訓。「你有何種的生命？」「你有何種的光明？」

第八章 經驗中的耶穌

宗教乃是一種心靈裏上帝的生活，生長在地上的天國裏。自然那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心靈裏上帝的生活。宗教即是實行與覺悟。不然，宗教只有禮節，那就是宣告死刑了。

最早的門徒雖然儀式未備，而實覺却非常豐富。他們隨時隨地不只紀念基督，乃是把他放在實覺中的。不但他們的腦海中有他的影兒，就是他們的心靈裏也有與他親密的

交往。他不只是一個值得人們牢記的美麗的故事，乃是一個活的取贖的現實的人生。他們感恩歡呼道：「基督住在我的裏面！」歷史上的基督已成為經驗中的耶穌。他們似乎是不可抗敵的了，因為他們帶了確實的事（Certainty）到那最不可靠的世界中去。大畢林納（Pliny the Elder）說道：世上最缺乏的就是確實的事，柏拉圖長久期望從上帝那兒獲得一些實話，使他渡過這人生茫茫的大海。那些使徒們却貢獻確實的事。

有些人說，那些最早的信徒們所以能使當日異教的世界信服。就爲了他們的思想行爲一概勝過那些異教徒；但是這還是不彀，他們的經驗也遠勝一切平常的人，如果缺乏了這一種經驗，就不會有生氣的熱烈了。如果基督的話在印度居於首位，就是因爲他的門徒比那些不信的人有更深的經驗。以利亞站在迦密山上的時候，他做一次試驗，就是那爲他降下天火的一位必是上帝。現在人們對於上帝的試驗却大不相同了。我們說，那爲我們產生光明治愈的人，他就是上帝。印度正在需要這種的音調；並不是那侵略的武斷的音調，乃是基督徒經驗中一種動人的音調。

有些人說，世界的偉大文學就是傳記，所以對於非基督的各國一切的大請求必是見

證。龔蒙德 (Drummond) 生平講道不外乎他自己所經歷的事，所以他的話很有能力。法克爾博士對我說道：「現在印度人的心中有兩件不可抵抗的東西——基督和基督徒的經驗。」我和他完全表示同意，因為我正努力在這方面。基督必須從基督徒的行爲表明出來。

但是印度人却有一些隱衷，就是他們不歡喜把自己的宗教經驗告訴給大衆聽；以爲如果這樣做法，未免不雅觀，反而失去牠的精彩了。他們祇能把自己的經驗私下告訴給一個隣居聽。泰戈爾博士曾告訴我，有一個人很有宗教的經驗。泰戈爾就問問那人，可否把他的經驗宣佈出來。「不！」他答道，「如果這是真實的，人們自會到我這兒來的。」一次，我對一個婆羅門高僧說，我已遇見一個印度教徒，他自己說已找着了教法。這個高僧答道：「他還不曾找到哩，因爲他自己說找到了。」這便是他們不願直說的原因呀！好在基督徒榮幸的經驗是不勞而得的——這是一種恩賜，我們享受原是不配的。一個人接受這個恩賜以後，反把自己完全忘記，只知滿心快樂，感謝上主。這不是一種誇口，乃是見證。把自己所得的恩賜分給別人，我們要作見證在別人的面前。

印度民間的耶穌正在人羣中停下來，問道：「那個摸我？」我們既已知道受了他的醫治，只好老實承認；因為摸他以後，便得了生命。

當我初次佈道的時候，遇見一次困難，反而使我學得作證的教訓。那時我自以為是一個上帝的律師，替他辯護，保得勝利。在我把自己立志佈道的決心告訴本會牧師之後，他就請我先在本堂主日晚上領講，這真使我吃驚不小。我很用心預備，我急於要表彰自己的口才，所以十分賣力。那時有許多的來賓對我期望很切，巴不得我出人頭地。於是我提高了嗓子大發議論；但是還不到五六句，我不知不覺用了一個從未用過的別字 (Indifferentism) (漠然之意)。這個字一放出口邊，臺下有一位小姐俯下頭來，嗤的一笑。事情弄糟了，我一時心慌意亂起來，再想回到正文上去，却已記不起了，我不知呆呆的站在臺上有多少功夫，撫摸自己的手掌，想把演辭繼續下去。我似乎已過了一個時代，最後祇得啞啞的說道：「諸位朋友！我很抱歉，因為已把我的經文忘了！」我垂頭喪氣的走下臺來。這是我做佈道事業的初步，我想這是我的一個悲慘的失敗。但是我在離開臺邊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對我說道：「我豈沒有做功夫在你身上嗎？」

「是呀！」我答道：「你已替我做了各種工夫。」

「這樣，」那個聲音又對我說：「你能把牠講出來嗎？」

「是呀！我想可以辦到。」我很認真的回答。所以我就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反繞行到臺下的正中，（這時候我自覺很卑微，不配站在臺上！）對大眾說道：「諸位朋友！我知道自己不會演講，但是我愛耶穌。各位深悉我以前在本城的生活是怎樣——一個荒蕩不羈的青年——但是現在已不是這樣了。各位明白，他已使我重生；雖然我短於口才，仍是決定要愛他，服侍他。」演講完了，一個童子上來，對我說道：「斯旦萊（作者的名字），我也要尋見你所尋見的。」此後那童子果真得着了。現在他做了那公會的教友，而且是一位好的基督徒。自然那晚沒有一位上來和我拉手道賀，但是在我把痛苦淡忘以後，反而深自慶幸有這一次的失敗。上帝叫我降卑，使我對於這一次的教訓永不忘記。就是說，我做佈道工夫，不是做一個上帝的律師，只是做他的見證罷了。我必須時時和主交往。使我不致缺乏做見證的材料。從此我決意在各等的人中間作見證，把基督在我卑微的身上所做的工夫告訴他人。

印度正在詢問，你已尋見了什麼沒有？一個印度大學的學生們請我到他們的校中演說，而且提出一個題目：「個人宗教生活的經驗」。每次大會我終在最後的一夜演講我的宗教經驗。他們或已忘了我許多的理論，但是對於這宗教經驗却念念不忘，牢記在心了。

一次，我在某處正講述自己悔改的經驗，一位印度教授連連的點頭示意。在演講以後，他欣然上來和我握手，說道：「呾！就是這個，我們正需要重生。」次日，他給我他最近著作的課本，備公立各大學應用的。這是麥考萊的英國歷史的釋義。麥考萊對於那時英國清教徒橫加攻擊，說在清正教管理時代，學生們不讀文學，反而去查考重生的道理。這非基督教教授在他的註解中批評麥氏說：「可惜麥氏對於重生是門外漢。」然後他又引證尼哥底母一段故事，結束道：「唉！現在有許多尼哥底母還不明白這事是怎樣成就的。」他是一個非基督教教授，反而來批評一個基督教史家，因為麥氏對於重生沒有欣賞的工夫。要把這樣的一位教授引來歸主，我們自己心中必須先有真實的把握。

一次，我在車上遇見一位印度律師，我們暢談印度教和基督教中的哲學和教訓，足有三個鐘頭。我覺得辯論的範圍太大了，所以就對他說道：「你歡喜我告訴你基督在我

身上做的功夫嗎？」

他急切的答道：「好的，我喜歡聽這個。」

在我講完自己悔改和日後的情形以後，他的眼眶已包滿了淚珠。他對我說道：「君子！你已得救。你已達到重生的最後期，此後用不着再生到世上來了。」

我答道：「那或者是對的，因為一個人不必經過你們所期望的輪迴。現在你就可以重生——一條通到天父地方的捷徑。」他的樣兒很是真誠，又對我說道：「我願獲得這個。」他代表了印度的呼聲——印度切求這一種重生的救法。

一個印度學生寫信給我，說道：「自從我聽你講道以後，我立意要做一個基督徒，因為現在我已看出我們的宗教是一種達到天國的麻煩方法。」很麻煩嗎？不錯。難怪他們畏避這種希望，甚至厭倦生命了。把重生的道理隨時傳給他人，這是一種樂趣。

以下是一封信，是從一個信者那教的學生寫給我的。他告報自己對於追求心靈自由的消息。

「我對於自己的宗教有深切的信仰。我信這是十分真實的，但是我可以坦然實說，

牠要求一種無限的義務，不知恩賜。從學理上說來，牠很有道理。依照我們的宗教，宇宙內有一種大公無私的權力，這個你該贊同。但是人們易於犯罪，却不自知，終於漂泊在茫茫的曠海裏。脆弱的肉身難敵這些偉大的勢力，所以必要有一位仁慈的上帝。他能賜好好的看待我，知道我的缺點，又把我從罪惡引誘的羅網裏救拔出來。」

如果你遇見像他那樣的一個青年，還能用你的理論·教義·或一冊名書去勸化他嗎？除非用一種靜默的功夫，積極的把我們自己已有的救法和勝利分送給他，我們還是不去勸他的好。基督自己對於這封信會否答覆？他到底有答覆嗎？我們當中有幾位定是相信他已答覆了。

我必須提起，現在有許多佈道功夫缺少效力，就在這一點上。這位青年需要比耶穌的模範和教訓更急切的東西。他所要的，不是一位聖人，乃是一位救主；他不需要一位道德的領袖，乃是一位道德的超拔者；他不需要一位指導，乃是一位革心家；他需要一種生命，不是什麼抽象的真理。

在某學校印度學生和麥撒爾學生混合班上。一個學生忽然對我說道：「先生！可否

請你把你自已改變過來的生活述說一遍？」這事一時使我驚奇，正像一個青天霹靂，因為他這問是出於我意外的。但是這個請求却是出於至誠，所以我就停止上課，靜靜的對他們述說耶穌在我身上所做的功夫，怎樣把我殘破的生命救轉來，從此過着新的生活已廿年了。在我講畢以後，另外一個學生站起來說道：「先生！現在我們很是快慰，因為我們很歡喜聽。」散課後有幾個學生又走到我的房中，大家暢談了幾個鐘頭。這日下午有幾位青年女子要來和我接談。我就問她們要談些什麼，她們答道：「今晨你所講的經歷使我們心裏很受感動，現在可否請你再發揮一點給我們聽？」我們席地坐了許久，有耶穌的靈和我們同在，在討論的時候我們的心火熱。

印度人民本是富有宗教性的，正如磁電相吸一般。在一處集會，一個印度委辦請求我不必在會畢時，准許公開討論，因為他們怕把那美好的心靈情感擾亂了。一次晚上，有一位印度教授一聽得討論開始了，就立刻往外走。後來我們討論完了，我提議公衆祈禱，作閉會的結束，他又從臺階上走進來。在我禱完後，他走上來謝謝我，又對我說道：「我在你講完後，就到外邊臺階上去直到討論結束。因為在你的演講中我已把我提高

到上帝的地方；但是我却一點不願把自己心中的情感被這些問題抹殺了。我所以站在外邊臺階上，無非等候你的禱告；因為在禱告中你又使我覺得如在上帝的面前。」一個人在這一種美好的心靈感覺面前，自然會生出敬畏之心。

一個印度教徒一次在禱告後，對我說道：「那是很好；但是爲什麼你不做開會禱告呢？」我承諾了，對他說次日早晨我可依他的話做去；但是次日因爲急於開講，我竟把這件事忘却了。自然一位傳道人不能昧然在這種迫切的環境中放膽講道，如果他自己不預先有長久的禱告，只是我不在公衆面前禱告罷了。正在我開講時，一張字條送上來了。那位主席把牠交了給我，我接來一看，上面寫道：「先生！你已忘却做開會的禱告，照你所允准的。」我立時停講，先認我的過失，然後禱告講道；但是我對於那人心靈裏的渴慕永遠不會忘了。

一日，我和一個印度教徒接談很久。在他告辭的時候，我問他歡喜一同禱告否？他答道：「好的，我贊成這個，只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請你切勿爲求討東西的禱告，要專爲求上帝到我們心中而禱告。」

「兄弟！很好，」我答道，我們祇爲上帝禱告，不爲別的。」所以我們依言實行了！一個人處於這個時候，難道不會有深切的上帝觀念嗎？我們是否要把基督從自己的經驗中表明出來，乃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們必須這樣做去。不然，就沒有一種合適的解釋而能迎合他們的心理。我們不能對印度祇講基督——我們必須把他帶到那兒。他必定是一個靈活的實體——比我們的呼吸手足更加親密。我們必須做個上帝的介紹人。

這一種上帝的感覺必須是豐富的。一位印度律師承認這一點。一日他對我說道：「基督徒和教會今日的急需就是一個新五旬節。」我本知道他的用意——我們需要一種基督教，如同那從心田裏湧出來的永生活水一樣。解克校長主張我們必須恢復基督教中已失去的光明。我們竟聽得那個印度教徒和這個不信三位一體論的校長（Unitarian）同一的主張要得着五旬節的新的豐富生命！其實那五旬節教會的生氣是應有的常態，只有現代的教會大半處於半常態的無精神情形中。因爲我看見了少數的人充滿聖靈，施行神蹟，難道我們多數的人就可以退縮到一種萎弱的地步嗎？那印度民間的基督正在對我們說道：「願你們接受聖靈。你的罪已經赦了。」

我有一位朋友，一次在北印度某市場中講道。一個印度教徒走到一旁，對他說道：

「我要問你一句話，並非有意爲難，不過要知道一些罷了。近來我正讀新約，對於使徒行傳特別發生感想：那些使徒們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權力和豐富的心靈生活。先生！你已找出他們有什麼呢？」我的朋友祇得啞口無言。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也是一位教士；但在他的內心裏，還找不着那些最早門徒所已找見的東西。他立刻回到家中，雙膝跪下，把自己完全交給耶穌，終於親自得着了！他的生活從此變成世上最豐富，最完美，的一份。數年前，他在本國去世，這時一位印度教士評論道：「某教士幸而不死在印度；不然，我國的同胞不免要犯跪拜墳墓的罪了。」

印度正在研究聖經，且看我們的基督教是否合乎真道。却說有一個印度少年，他的熱誠勝於他的英文，寫信給我關於那地方復興的情形，說道：「我們有一次很大的溫習聖經 (Rehible)。這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文法上的錯誤！因爲我們必須重讀聖經，尤其在使徒行傳一部分。

那些古時的使徒們爲道作證，逢人講道。他們的福音充滿了活潑的見證，因爲這是

從心所發，自然易於感動人心。在南印度接連開了幾天聚會，題目是：「基督和真實」。在閉會之前我忽而覺得感動，對大眾說道：「現在有不少的基督徒在這兒，我請求你們把你們自己的經驗簡括地在大眾面前報告幾句——基督在你身上做成什麼？」第二回，有一個低級印度信徒站起來，報告基督已爲他做成什麼。他第一個作證本是不錯的，因爲在這階級思想的印度國內上帝會用着弱者，喚起強者，正如皮匠克利維廉做了婆羅門 印度的第一師傅。第二回，有一個從前做婆羅門教徒的站起來，替主作證。第三回，有一個英國官長出其不意的站起來說道：「七年前我不敢說自己已得着了那今晚所討論的；但當我在七年前的一隻出發印度的船上，我偶然遇見一位老婦，從此我得着了。這是一種豐富的見證，出於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人生，可說是含有很多的意義，因爲有許多坐在他前排的人都是他手下的職員。還有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徒作證說：「自然以前我却未曾在一種的聚會中說過話；但是這次不能這樣做了。我聽得他在呼我說：「凡係勞苦挑重擔的人可以到我的地方來，我會賜給你們安息。」我來到他那兒，他就給我安息。」這是一

次特別的見證。這一次聚會效力極大。不分貴賤種族，一致的替主作證，在他們印度教兄弟

面前。聚會以後，那位印度教主席認真地對我說道：「我可以回答你許多的理由，但是對於這一件事只能閉口無言了。」

從這一件極小的事上，我們可以看出教會聯合作證的効力。今日基督教國家各自爲政，甚至彼此攻訐。缺乏在基督裏相互的愛心。如果我們願意同心合意地來到主面前，又合口同聲地爲他作證，有什麼大的結果會發生呢？那時必有一種不能抵抗的能力，如那位印度教主席所遇見的一樣了。

在討論用口作證的時候，我並不忽視了別的事實，就是以行爲做後盾的見證。一次有一位大會的主席介紹一位講員說道：「今日要演說的這位先生對於他所說的，自己都有經驗。」他不能再加稱頌了。我有一位朋友走到一鞋店去，看見那店主加有重憂，因爲失掉了一個兒子——一個獨養兒子。我的朋友安慰他說道：「朋友！在你的患難中，要仍記得上帝是愛。」那位印度教徒的臉上立刻轉變爲喜。答道：「是呀！我知道上帝是愛。」我的朋友對於他急切的表示倒有些希奇起來，問道：「你如何知道上帝是愛呢？」他回答道：「呸！從前我在高坡爾替福候大人做過事。沒有一個人替福候大人做過事

而不知道上帝是愛的。」這是以行為作證的一個好例。四十年來優秀的生活忽然在這憂患中作起見證來。

如果能用自己豐富的經驗去彰顯基督，又用高尚的行為做後盾，今日的印度幾乎是無往而不利的了。

第九章 教會的中心問題

這一種在印度隨處可見的基督徒精神必須有一種具體的表示。最後的結果就是一種教會的產生。我們願意把西方歷來的經驗作為印度成立教會的採擇，對他們說道：「任憑你們隨意選用，但是要有創造的新精神，用你們自己的才能去表彰基督。」

我們知道這是有危險性的。如果把他們依樣葫蘆的造就出來，如同那些孤兒院一般做去，那自然較為容易了。有些教士們已完全照樣的做了。在幾個神學院裏學生們的頭腦中都塞滿了真理。畢業以後，任了牧師的職分，他們就依樣地販賣他們的真理。在同一宗派的各堂中，一班牧師採用同樣的經題，誦讀同樣的功課，演講同樣的經文。他們

在三年中兜了一個真理的圈子，如此循環不息，真是虛應故事了。

耶穌從未這樣做過，反將自己交給世人。在他們得着生命的時候，他們備好了合適的衣服，把牠罩住了。生命終比衣服貴重得多。

對於印度的信徒們，我們雖然不能預料這印度民間的基督究竟表示何種的結果；但是如果他們把凡事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我們敢說必有不少的歧路得以避免，同時可以獲得許多的益處。

如果印度向着這個標準前去，她會避免西方教會今日分門別戶的許多痛苦。在於基督我們原是一體的，基督把我們聯為一氣，惟有教義使我們分裂了。有些人提議，如果我們召集一次基督徒大會，研究各派的信仰，必致頭緒紛繁，莫衷一是。就是各人的信仰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果只問各人信仰何人，大家不言而喻，是信仰基督的了。如果基督教重心在於「什麼？」那就糟了；如果在於「何人？」就能互相一起聚在這方巨大的磁石四週了。前者具有離心力而後者具有向心力，他又是一個輻輳中的輪軸。

中國教會已因紛爭而四分五裂，我已看出他到這樣地步的原因。我在中國的時候對

於他們的方法有些驚異。基督教被介紹到華人中間大半只當一種好的教訓，好的教義和好的國家政策。在我看來，就在於缺少一種基督向心的能力，乃是印度所努力追求的。中國教會需要基督自己的熱力，使他感到生命和光明的波動。在這中心的火旁，那些互相猜忌的團體能增添自己的熱度，同時會感到一種友誼的熱情。

再說基督教如果集中於什麼上，勢必分裂，祇有改變方針，歸向基督的一法。你們注意這些造成西方宗派的東西，例如浸禮·人權·儀式·教會政治·服式和制度。凡係分裂的爭點大概是關於「什麼」。對於「誰」的問題，教會也分裂過一次，就是三位一體的問題。在於這一點上各人必須有自己的見解，因為「耶穌是誰？」的問題比什麼都更重要。

耶穌是誰？這個問題現在已成為印度教會的中心問題。一位聰明的印度牧師發明了一種新方法。使他站在「一位神」反對三位一體說的一邊。他把這個問題供印度教會全體討論。有些人看見他們在教會報上辯論了好幾年，深為驚奇。那些西教士完全置身局外，任憑這新興的教會自己決斷誰是耶穌。起初那位牧師佔了暫時的勝利，但不久情勢大變，這位兄弟和他的主張都被推翻了，一個神性的基督終於佔了勝利。他用了自己

的權力，消除了一切疑雲。印度教會已打過首次勝仗——她知道誰是她的上主，不是爲了西教士怎樣傳給他們，乃是出於內心的思考，這是一次永久的勝利。她終於滿心快樂，雙膝跪在主前說道：「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們不憑什麼固定的教義，只知刻苦研究，專心禱告罷了。

現在決戰以後新舊兩派（自由和守舊）的信徒復行聯合在耶穌身上，他能保守他們。如果印度教會肯把耶穌做牠的中心，教會統一的問題不久可以解決。

凡使現在西方教會紛爭的各項問題不致再引起什麼紛爭，如果我們肯保守這基督中心的方針。基督教決不因注重「什麼」而令人真真明白，祇有尊重基督，方才有認清的一日。譬如把基督教中超自然性的問題討論一下，基督教的自身是一種超自然的系統，現在人們知道了宇宙的定律，對於這超自然的信仰從此日漸減少，直到今日有人主張把牠理性化起來，把聖經中的神蹟化除了，使牠脗合宇宙的定律。但是基督教討論神蹟是不用自然定律的，只依照耶穌偉大的人格——這顯然是一種極對不同的方法。我們的問題就是：神蹟能否發生在耶穌這樣偉大的人格上？

我們通常的解釋是這樣：耶穌有超然的誕生，做了超然的事蹟，經過超然的復生，所以他是一位「超人」。我們反把神蹟放在耶穌之上——把「什麼」放在「誰」上，理由自然不充分了。這種說法使人想到「什麼」上去，未免鑽到牛角尖裏去了。如果我們有智慧，不妨把誕生和神蹟各問題暫時擱在一旁，等到人們自己受了他的感化，使他們先覺悟他的心意的能力和心靈的高潔，他的一生全無瑕疵。然後使他們轉移視線，看看他的神蹟，沒有不因他的崇高而不信的。在自然定律看來，神蹟是無稽之談；但是在於耶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一次，我把下面的問題詢問德國大哲學家杜雷斯 *Dreisch* 教授，他又是生機論 *Vitalism* 的擁護者。「在你達到一種高尚生活的時候，你豈不期望一種高尚的表示在你的生活四週？」他承認這個，所以我又問他說：「如果耶穌代表了一種高尚的人生，你豈不會想到在他的生活四週，自會發生一種高尚的行爲，在我們卑微的人看來，便當做神蹟嗎？」他答道：「不錯！如果耶穌能代表高尚的人生。我會想到在他的四週，有發生一種在常人看做神蹟的可能，但是這必須經過科學的考慮。」

我們願意把耶穌能否代表高尚的人生作為先決的問題。祇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就是站在耶穌面前，一心順服他，然後再觀看在你面前的一位是否僅有人性。如果他只是人性，我們就不是人性了——只算半人性，因為他超乎一切的聖人和罪人。霍格（Hogg）教授素識這位印度道旁的基督，曾用他很明顯的話，說道：「如果我們從側面遠望他的容貌，不過望見了他的人性。但是讓我們站在他面前，近觀他的目光——充滿一切仁慈聖潔的美德，我們會立時感到心靈的衝動，把我們估量的初意完全消滅了。我們只覺自己站在獨一無二的上帝面前，只知向他崇拜，不再估量了。因為只用肉體的眼光去看耶穌，易於流入人性；如果用謙卑的心靈眼光去仰望他，你會看出他是上帝的兒子。我並不解釋這事，不過做個見證罷了。（見Redemption From This World, Hogg, P. P. 65, 66）誰已經歷這事，而不會覺得和霍格教授同樣的靈感嗎？

基督就是基督教中的中心神蹟。那個中心神蹟並不是復活，貞女生產和別的神蹟；那個中心神蹟就在於他本人，因為在他無罪的榮耀裏得勝了世人。他是人生中一個無罪的例外，所以是神蹟。現在從這個中心神蹟再看到那些次要的神蹟，自然不以為不可信

了。以他崇高的人格，而不能使盲目得明，跛足能行，豈不更使人驚奇嗎？這些次要的神蹟可以和那中心神蹟完全一致。所以神蹟不能轉移耶穌，祇有他能轉移一切：除開了他去談神蹟是不行的。

從這個觀點上讓我們來討論「貞女生產」的複雜問題。如果除去耶穌，這貞女生產自然不足深信的了；但是把它與耶穌合而為一，必如天衣無縫，無從懷疑了。我敢聲明我自己不把他的神性根據在這奇特的生產上面。如果有人說他是平常生下來的，我仍然崇拜他如同往日一般，信他有神性的。我所最注重的不是他的誕生，乃是他的德行。但是從他崇高的人格方面看來，我對於他為貞女生並沒有難信的地方。他既然能超出一切的人生，無瑕無疵，自有超乎平常生育的可能性。「耶穌貞潔的一生使人易於信他為貞女生。」有一次，一個安利人問我，歷史上還能引證第二個貞女生產的例嗎？我自然對他說辦不到，因為我們怎能產生基督第二呢！他是獨一的，所以才做了獨一的事。

一個信基督的猶太人和一個不信基督的猶太人彼此辯難。那個不信者問信者道：「如果我們中間有人生下一個兒子，當他是貞女生的，難道你會信他嗎？」那個信徒答道

：「我會信他，如果他是這樣的一位。」但是貞女生產不能轉移耶穌，祇有耶穌能轉移貞女生產。只要注視耶穌，沒有不可深信的。不然，未免是非倒置，黑白不分了。

論到復活問題，也是這樣看法。耶穌超出了人生，自然他能超出死亡。祇有兩樣東西能束縛世人——罪惡和死亡。耶穌已經勝過罪惡——我們心靈內道德的知覺明明的告訴我們。他難道不會勝過死亡嗎？如果他辦不到，真要使人驚奇了。我敢恭敬地說道：「如果耶穌不從死裏復活，那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墳墓能把他看管起來，事情就弄糟了。在那些喪膽的門徒心中還存着一線的希望，彼此說道：「他復活了！」他們不過反映他一生所作的事罷了；從他的言行中他復活了；在我們沉淪的地方，他復活了；復活道理和這事正相適合。有他這樣的一種豐富生命，那墳墓必是空洞的了。

我們能望見耶穌基督，處處便有意義。人們以為不可信的事變成確實的了；人們以為不可能的事也變成顯見的了。

讀者切勿誤解作者的意思。基督教中的「什麼」問題非不重要，種種的教義自然在他的四週產生出來；我們不能完全去掉教義；但是我十分期望教義的純正，使牠保守在耶

耶穌的光明中，受他永活的心意的扶正。我們祇有在他的光亮的容貌中把我們的教義保守純正，使我們知道自己的缺點。

但是我們必須切記無論什麼真確的教義，對正的說法，或是純正的教訓能救我們。『我們祇有一位救主能救我們——祇有這一位。』麥克道惠 (Mc Dowell) 主教說。祇有生命能救生命。一次，有一位醫生臥在牀上等死，另有一位信主的醫生坐在牀邊勸他把自己順服，信靠耶穌。那將死的醫生聽了很為吃驚。光明來了！他欣慰地說道：「我終身留意該信『什麼』，現在我已看清只要信『誰』好了。生命豈不救了生命嗎？」

再說我們不久會看見在我們與他聯合時，我們也能同意於教義了。如果基督的精義在於切愛耶穌而真直的基督徒在於跟從耶穌，那重生的道理不是更有意義嗎？如果我們能效法他，我們必須重造，做個新人。重生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例如成聖和充滿聖靈的教意，如果脫離了耶穌，便成爲空洞無物了。這類的事已數見不鮮。但是在於跟從耶穌的事業中，他們就會變成最少限度的需要，不是什麼遠大的功勞。一旦跟從了他，我必須把全身全心都交付給他，他不要我們的一部分。人們常把成聖的道

理講得空空洞洞，因為他們把他脫離基督，就頓時失掉他的意義；只要把他接近基督，我們就會少講成聖的道理而多講到基督自身，因為他能使人成聖。

真的，我們在我們想到基督的時候。那贖罪的道理也不難相信了，像他那樣的愛，會任憑我們入沉淪嗎？全部的贖罪問題不外乎耶穌替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至於聖經的神感問題，也是這樣。如果沒有耶穌在裏面，我們就會發生估價的爭執。如果大家仰望他在討論中，這神感就成爲必要的了。這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一位耶穌記載在一本普通的書中。他的高尚的思想和人格不是世人的智慧所能想像的，他自身既是一個神蹟，自然能用他的形體，施行各種的神蹟在這物質的宇宙中。他能同樣地施行神蹟在人們的智識和內心中，使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在他的威權下都產生出來。

有人希奇耶穌記載在這樣一本普通的書中。其實耶穌並不因聖經而有所增益，倒是聖經因他而產生。

有人主張文學不會高出人生，因為人生能供給文學許多的材料和意義。所以人們不

能得到一本更完備的書，除非有一種勝過耶穌的人生。

我們保守聖經神感的惟一方法就是保守他的人格。我們必須勸人對他表示忠心，不必叫他們對那一種信仰表示忠心；人們可以對於一種信仰表示忠心，而自己的心靈仍無生氣，但是決不能對他忠心而自己的心靈沒有生命的。他能創造信仰，因為他是一位偉大的信仰者。在他偉大的信仰中，我們不得不去信從。所以我們的信仰乃由基督而得，不是因為信仰方有基督。我們的信仰必須時常受他精神的洗禮。

有些人抱着杞憂，怕我們把教會毀壞，如果我們只介紹耶穌給印度，而沒有連帶那些牢固的思想系統和西方的教會組織。耶穌能管理他自己的教會；當初他信託他的門徒，他們的程度不必高出現在的印度人民。但是那些門徒受了他的吩咐以後，就出去奉他的名傳道。那時只有極小規模的組織，幾條教義，他們用着自己對他的愛心，創造了自己的制度。這些制度是真實的，因為都是出於他們的熱誠，足以表示他們的生命。我深信不久印度會熱烈地愛敬印度民間的基督，使她會承認他是救主。從這種愛的順服中，他們會產生一種思想和行爲的新表示。

凡係衛道的人們必須牢記耶穌能保護他自己。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如此。從前他落在猶太仇敵的手中——看呀！就產生了贖罪和復活的道理！我們還怕他落在印度朋友的手中嗎？他會給別人吞吃嗎？不用着急，從前他已被人吞吃過一次，反而添了一次復活：此後或者仍有復活！自從耶穌來到印度，深入他們的生活以後，一切陳舊的東西和死板的制度都被打破了。這似乎復活已在開始了！

他決乎不會沉淪在印度的多神的神位中。希臘和羅馬已嘗試過一次，那神位的自身消滅了，而耶穌永久存在。他是自動的，富於炸裂性的，如同那柔弱的細根，却能把人類自傲的重堡炸開了。他能靜默地穿入人們思想的罅隙中，把一切陳舊的制度和風俗破碎了。他有被吞吃嗎？你豈能說春日的黏土把種子吸收呢？只有那種子有吸收黏土的能力，因為牠有生命。耶穌是生命，足以保護他自己。

一次有一個印度人對我說道：「給我們耶穌，單獨的耶穌。你們不必擔心我們或者會把他看爲人性的耶穌，因爲他能把自己的神性顯現出來。」

耶穌無論在何處沒有不做人們的主宰的，特別的在他為十字架上：甚至在他在墳墓內也

是這樣。他會做印度民間的主宰——甚致在那印度的十字街上，那兒雖然交流着各種不同的思潮和信仰，他仍然是主！

第十章 基督與其他的信仰

基督對於印度和她的過去究竟有什麼要求呢？在回教遇見印度教的時候，他的要求是極斷的投降，想把印度過去的歷史一概抹殺，同時代以回教先知的命令。無怪印度極力的反對回教，因為這是關於他自己的生命和過去歷史的。

耶穌有採取這種態度嗎？他對於印度的要求和那回教主一樣嗎？她的石板可以完全刷清，而她的過去可以一概抹殺嗎？

這是必須承認的，一班宣教師的態度和要求也會如此。如果我們把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混爲一談，又當牠是教會政治的系統和一種頑固不化的神學，我不知道怎樣可以逃去那回教主的態度。就是那過去的歷史必須一概抹殺，而另易一方刷清的石板，作爲書寫神學，制度和西方文化的用途。

如果我們的福音是基督，只是基督，就不必這樣的做去。他會向印度申說，如同從前向猶太教申說一般：「我來不是要毀棄，乃是要成全。」他已把猶太教好的教訓和歷史集中在自己的人格中，創造了一種新穎的表示，現在他對於印度也會照樣做去。他所指的果然是猶太的法律和先知，但是對於什麼真理都有應用的可能。

那些熱誠的印度教徒對於自己教中的優點，素來珍重，一旦看見本教信仰的衰敗氣象，無怪他們會發生驚惶了。他們自己把那衰敗的氣象告訴他人，只是時常含着痛苦。印度有一位聰明的印度教主筆說道：「我看見了印度教正在衰落，覺得痛苦……但是我也能感到那些「墮民」的痛苦，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墮民了。」自從他出洋留學歸來，就變做墮民了，發表他自己痛苦的經驗。

鮑羅特的一位印度教調查委員在他的一九二一年報告書中說道：「印度教在社會方面和宗教行動方面，比任何宗教更多衰敗的氣象。」

一日，我坐在火車中，聽見兩位立法議會的會員開始熱烈的談話，一個是婆羅門教徒，一個是非婆羅門，都是有才幹的人。他們倆彼此問答，有時也和我談談。自然我祇能守

着中立。那個非婆羅門在辯論中說道：「是的，從前我們都要替你們洗聖腳，自己只好喝洗下來的水；但是現在我們的眼目已明，把你們推翻了。」

那婆羅門答道：「不錯，你們已這樣做了，但是你們已連帶的把自己的宗教推翻了。」

那一個辯道：「如果宗教不過如此，牠是該受咒詛的了！」

那往日集中在婆羅門身上的婆羅門宗教已漸漸的減損了——有些人說牠毀壞得極速。婆羅門教徒所以攻擊甘地，不外乎他的反階級運動。

一個聰明的印度教徒，一次對我明明的說道：「基督教正在興起，同時印度教正在衰敗——這是可咒詛的！」

他說印度教正在衰敗，果然說得不錯，但是這兒必須聲明幾句。印度教的外面情形果然衰敗得多了，但是那些含蓄在牠精神裏的許多思想，使牠存留至今的思想是可寶貴的。階級制度，偶像主義和婆羅門主義都必衰敗，祇有那遺留下來的一點精華是不可磨滅的。婆的母的耳的一位貴婦在埃及「木乃伊」的手心中找着幾粒麥子。後來牠把她撒在地

上，不料竟長出芽來。在那印度教的古代制度和風俗中，我想有兩種麥子。（一）最後的實體是精神。（二）萬物一致的觀念。（三）宇宙的中心有公道。（四）要得自由的慾望。（五）爲宗教生活特別出重大的代價。我不信我們可以把這些深入印度思想和生活的五種要道，拋棄不用。

一個國家能把這精神當做她最後實體，是難能可貴的。洛格斯(Bernard Lucas)說得很對：「我們西方人實認物質而推度精神，但印度却實認精神而推度物質。」印度深知惟有精神是真實的，她對於任何物質不肯承認牠是實體。在這物質主義猖狂的世界中，仍有這一種高尚的人生觀，豈非幸事？可惜印度失於太過，誤入汎神主義的歧路——凡物皆神。我們可以把牠改正過來說，凡物神造，這使我們有一種萬物一致的觀念——一個友善的，有意義的宇宙。印度又覺得在萬物的內心有一個確切的公道。爲了「輪迴說」而發生的殘忍和冷酷也可改正不少。但這一種思想也能改正我們輕易恕罪的傾向。印度還有一種內心自由的慾望，打破物質的束縛。這是一種好的慾望，（同時如果有爲別人謀自由的慾望，）對於合羣生活能有極大的貢獻。最重要的，就是印度對於宗教生

活肯付極大的代價，足以改正我們平素局部的試探的宗教思想和行爲，使我們因宗教的緣故願意捨棄一切。）

印度教的外殼已破碎了，只遺下了這些寶藏：我們將怎樣把他們保藏起來，乃是東方和西方極堪注意的問題。

我並不想他們再能用陳舊的形式保存起來，因為那些形式已經毀壞，不能復原了。一種新的形式和宗旨必須起而代之，像麥西法在別處說過：「威權的根基必非常新。在人們失去信任，不能作爲人們行爲依據的時候，我們不宜固執成見，強人依從。我們必須另有一種新的協調。」現在我們可從何處找見那新的協調呢？

印度教徒自己開始看清了牠的地方。在某處開會，一班婆羅門教徒極端替我們負責。他們差遣政府役卒分散傳單，又規定在一所印度寺院的空場中給我們開會——這是破天荒的基督教聚會地點。會場上有各色的旗幟點綴着；印度教招待員在場招呼來賓，還有這城的著名印度教徒做我們的主席。既然沒有一個基督徒做我的譯員，他們就替我介紹了一個印度教徒，他是一個很有靈修功夫的聰明人。第一日晚上他用一種嚴肅的態度

傳話，雙手扶在杖上；但是第二日晚上他自己受了感動，開始表演各種姿勢，和我做的
一般無二！

第一日晚上，正在演講的時候，寺院中的鐘撞起來了，木魚也咯咯的響起來，做他們的晚上功課。因為這種鐘聲就在寺內，所以十分喧鬧。連我自己也聽不出演講了。正在這進退兩難之中，一位印度紳士站起來，對我說道：「先生！暫且坐下吧！那些聲音在十分鐘內就會過去的，不如大家靜候一會兒。」我們便坐下，只見五六個人從會場中走到寺院裏去。五六分鐘後寺院鐘聲停止了，木魚也不響了，我又若無其事的繼續講下去。次日晚上我用「耶穌的普徧」做題目。在閉會時一位印度律師站起來，問我道：「你想印度教能日漸變化，成爲基督教，而不失牠原有的優點嗎？」我老實告訴他，那種現象已開始了！他已看清那陳舊的正在衰退，所以很替那遺留的精華擔憂。我敢真誠地對他說，耶穌來不是要毀壞他們的精華，乃是要加以保全。印度必須有這種生命的新協調，就是基督！

瑪德拉斯 (Madras) 的一位著名律師表示他的信仰說：「印度教的奮興全在基督的

精神上。」一位印度高等法院法官說得更其透徹：「基督是印度教惟一的希望。」

那些代表印度過去的一切優美思想，一旦得了新生命，就會蛻化而為基督教嗎？還是另有一條新表示的道路？基督能否做他們的新模範和新宗旨呢？

但我却深信那些神聖的思想終有一日能寄託在血肉之中。耶穌就是那受他們寄託的血肉，使他們的思想更加發輝光大。

打倒偶像的任務是容易的，但是一個人要把一切過去有價值的心靈和道德的要素，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乃是一種不易做到，而希罕的偉舉。所以我們能往東方，又感謝上帝，使我們在那兒遇見美好之物——這些我們深信都是上帝自己的足跡。他已比我們先到那兒，各處可以看見人們的心門已經大開，有上帝的恩光照着他們。一切從前照在人心裏的散光都已集中在耶穌的身上，這生命就變成人們的光了。

要想知道耶穌怎樣成全東方和西方的高尚追求，祇要留意到人生的目的，先後被希臘人和印度人所發見，並且研究耶穌對於自己的宣言。古希臘人乃是歐洲的哲理之源，印度人乃是亞洲的哲理之源。希臘人說人生的目的有三（1）善（2）真（3）美。但是印度

人也有三個人生目的：知識之路 Gyana, 熱忱之路 Bhaktia, 唱行之路 Karma. 爲了這些分別，印度人民變爲富有宗教信仰的人民，反把這些目的做爲方法——他們惟一目的就是做理想人（婆羅門）而達到這個目的之三個方法，就是：理智·感情·德行。

耶穌界於希臘和印度的中間，或西方和東方的中途，發表他的宣言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向希臘說「我是道路」——希臘的善；「我是真理」——希臘的真；「我是生命」——希臘的美。但是生命却遠勝單純的美。他又向印度說：「我是道路」那就是印度的品行；「我是真理」那就是印度的知識；「我是生命」那就是印度的熱忱。但是生命却遠勝感情。

希臘人的目的不外乎美的觀念，但耶穌把牠成爲事實哀利哀脫 (George Eliot), 說道：「思想如果未曾實行，乃是空洞之物。」在未會實現以前，思想祇能使人怕懼而控制我們。祇有道成肉身的時候，方才能感動我們。耶穌已把一切的真·美·善·從他的高尚的言行中表示給萬人看了，我們還有什麼不可信的呢？

耶穌不但對希臘人和印度人這樣說了，他對於任何的民族也要一樣的成全。近代思

思想家把人格分析爲知識·情感·意志。耶穌說：「我是道路」——意志的答復；「我是真理」——知識的答復；「我是生命」——情感的答復。耶穌自己具有偉大的人格，人類的模範，所以他是一個「超人」(Supreme Person)

他對於一切的文化思想，不論古今，都這樣說道：「我是道路」——那是倫理；「我是真理」——那是哲學；「我是生命」——那是宗教。耶穌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生命，他是一切的一切；他曾否創造新的東西？他自己是新的創造。

第十一章 具體的基督

印度乃是神祕的產地，耶穌乃是最大的神祕者。那位冥冥中的上帝在他看來，是完全真實的。他全夜的禱告，和天父交往，所以上帝和他是一體的。在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也覺得不錯。

耶穌真合印度神祕的心理，但是這位神祕的耶穌他的自身却是具體的實際的。在人們猜想爭辯的時候，他灌輸一種實際的新精神。他只知教導而從來不肯猜想。他從未用

過」或者「恐怕」和「我想」的語氣。就是在他的語氣中也有一種實際的情感，句句都是實話。

他並未講論母性的神聖——他如一個嬰孩只在母懷哺乳，已足使人一望而知母性的神聖了。

他並未辯論什麼說：「生命是一種生長而德性是一種成功」——他的智慧和身量一齊增長，上帝和人都喜愛他。

他並未理論試探爲什麼存在世上——他不知抵禦，在曠野經過四十日的奮鬥，方才把「試探」打退。後來他充滿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去。

他並未討論勞工的神聖——他從小做木工，他的手心因製造耕犁而變成粗硬。這使勞工永遠變做神聖了。

他並未主張什麼榮宗耀祖的方法——他只在拿撒拉本鄉醫病講道，使凡聽見他的人希奇他的智慧。

在他和人講道的時候，並未用辯語證明上帝的存在——他不知彰顯上帝的榮光。他

住在上帝裏面，使凡見他的人，不再懷疑上帝。

他不像蘇格拉底一般，辯論靈魂不滅的道理——他叫死人復活了。

他對於上帝三位一體的道理並未猜想——他只說：「如果我用上帝的靈趕鬼，上帝的國就臨近你們了。」這兒就是三位一體——「我」·「上帝的靈」·和「上帝」。他並未猜想三位一體，反而把它看做一種救贖的能力。

他並未論到兒童的價值——他接手在他們身上，祝福他們，又放一個孩子在門徒中間，對他們說：「在天國裏正是這樣的人。」

他並未辯論上帝能否答應我們的禱告。他只知禱告，有時通夜禱告。到了次晨，他的能力增加了。

他並未過分的形容友誼的可貴和同情的需要——他只知在他的好友墓旁痛哭。

他並未討論什麼女性的價值和平等的必要——他敬愛她們，教訓她們，在他復活以後，首次顯給一個女人看。

他並未用呆板的教授方法，論到謙卑的必要——「他自己拿了一條手巾束腰，就跪

下替門徒洗脚。」

他並未討論人格的價值，如同今日一般人所做的——他只知愛人，服事他人。

他並未討論到人格的平等——他到貧人和罪人那兒，和他們一同吃飯。

他並未證明世上的痛苦和憂愁怎樣和上帝的愛相合——他在十架上把世人辱罵上帝的話歸罪在自己身上，使上帝的愛因他所受的痛苦彰顯出來。

他並未討論到愚拙的人怎樣改變，使他們對於世界幸福有很多的貢獻——他召集一班平民，如同加利利的漁人，叫他們改變過來，差遣他們到普天下去傳救贖的道理。

他並未著作——只有一次他寫字在沙上——但是他已把自己銘刻在他們的內心裏，成爲世上最寶貴的著作。

他並未描寫什麼「理想之國」(Utopia) 虛而不實——他宣言天國在人的心裏，近在咫尺，隨處可以實現。

約翰差人去問他，到底他是否那要來的一位，還是等候別人呢？耶穌並未和約翰的門徒辯論。他只對他們爽直地說道：「把你們所看見的去告訴約翰，瞎子看見，聾子聽

見，蹣跚行走，貧民得聽福音。」他的理由是根據事實的。

他並未講論愛的優點——他只知愛人。

我們並未聽得他有一次辯論到精神的生活應該制服物質——他曾走在海上。

他深深地覺得在他四週的貧民缺乏衣食。但是他不只替他們申說——他曾用五個餅二條魚給五千人吃飽。

人們帶了一個身心兩病的人到他的地方去。耶穌先把他的心病治好了，對他說：「你的罪赦了！」他看見衆人反對他的話，就問道：「那一件是容易呢？你的罪赦了？還是，拿你的褥子行走呢？」因為要使人知道他有效罪的權能，他對那癱瘋的人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去吧！」這外面的神蹟乃是內心的憑證。

耶穌稱爲「事實之子」。(Son of Fact) 我們可以看見確實的證據在他審判的位上。他對那些站在右邊的人，並不這樣說：「你們信仰我和我的教訓，所以歡喜你們到我的國裏去。」他反而說：「我飢餓了，你們給我吃；我口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在監內，你們來探望我；我做客，你們請我進去；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但是這些「事實之子」

或真實的門徒却不願貪人之功，反而問說：「我們何時看見你餓了，給你吃呢？你渴了，給你喝呢？你病了，探望你呢？」但是上主答道：「凡你們在最小兄弟的身上所作的事，就作在我身上了。」他不但自己是真實的，連他的信徒也要求一種實際的生活。

他告訴我們，一個人的靈魂比世上的財寶尤為重要。他不惜犧牲了二千隻豬，讓他們投在海裏，去救一個附鬼的人。

他並不辯論自己的毫無罪過——他只問問他人：「你們當中，誰能指出我的罪來？」他不但叫他的門徒忍受一切，自己也以身作則。在彼拉多的園子裏他受盡兵丁的戲弄，又背了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各各他。最後在他受苦之中，仍然替他的仇敵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的罪，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

他不但告訴我們不必怕死——他已從死裏復活了，使他的墳墓發出光輝。

世上有許多師傅想把各事講解明白——他們只改造一小部分。耶穌很少講解，却把凡事改造了。

有許多人想替人類的疾病診治一下——耶穌已把牠治愈了。

許多哲學家研究罪惡之來源——耶穌把自己作爲無罪的模範。

他對於尋求上帝的方法並未多加討論——他靜靜地對我們說道：「我是道路」。

有許多人如彼拉多一般的懷疑，問道：「真理是什麼呢？」耶穌指着自已說道：「我是道路。」

斯賓塞解釋物質的生命給我們——耶穌解釋生命的本體說：「我是生命。」凡係誠心實意仰望他的人，在他們的內心中能感覺到他的生命。

今日印度和全世界所最需要的，沒有過於這個實驗的神祕了。「一個人如果沒有顯明的對照在他的內心，是不會有能力的。」偏於神祕的人是無能的，而偏於實質的人也是無能的。只有耶穌是個實際的神祕者，和上帝同榮而又普愛世人，所以他是一「權力的化身」。(Strength Incarnate)

無怪印度捨去了推論，而不知不覺地傾向了他——一位神祕的公僕。

第十二章 印度對於耶穌的見解

印度對於耶穌究有何種見解，目前吾人是難以置答的，祇有她自己方才能夠答復，因為她有她自己的天才和傾向。

基督教會在最澄清的時候把基督做他們的中心和要道。自從基督的教訓和生活經過各國學者一番研究功夫以後，就多少的染了各地的色彩。保羅說到「我的福音」因為這是從他的一番精細的研究中得來——一位生長在猶太教中的學者。他利用了這些思考的方法，把福音的豐富盡量的發揮出來。保羅可以無愧地說：「這是我的福音，」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的發揮基督的真理，也沒有人的社會遺傳與他一樣。

在基督教傳佈到歐洲的時候，牠又從希臘人的頭腦裏得到一種不同的表示。在我們回望那時代的基督教時，我們大約要戴上希臘哲理和羅馬律法的眼鏡去觀察。希臘代表了歐洲的思想，我們的許多信條就是在這種空氣中完成的。有些人說：在五旬節時，人聽得那用自己方言傳述的福音，但是一到了那西亞 (Nicea) 就變了希臘的聲氣了。我們對於這種聲氣和那些信條都表示感激，因為他們保守基督教，不使流入那毫無意義的通神術中。(Theosophy)，卡蘭爾 (Carlyle) 攻擊基督教國家會犯「二重音」(Diphtho-

的弊病，但是後來他又承認那基督教的全體對於這「二重音」的問題，或者有密切的關係，也未可知。希臘的精密思想做了一個穩固的能力在教會發展的時候。但是她用了這種精密的天性，把基督教結晶起來，成爲某種智慧的模型 (Mental Forms) 基督教傳入羅馬後，有許多贖罪的原理，乃是採取羅馬律法的模型。在我們誦讀贖罪的理論時，我們覺得一種律法的空氣——上帝是個法官，人只是他的百姓，宇宙有一條律法存在；上帝和人的關係不過是律法的關係。自然這是於吾人有益的，如果我們有一個整齊有序的宇宙；萬物中心有個嚴正律法的思想。這固然是個很大的貢獻，但是基督教的本身却因而受了羅馬律法模型的約束，而喪失了牠的本來面目。上帝不只是律法，乃是從律法裏把自己表示出來的愛。這世界不是一個法庭，乃是一個大家庭。上帝和人的關係不是治者和被治者的律法關係，乃是父子間的骨肉關係。我們從希臘和羅馬所得到的遺傳原是由于我們有幫助的，但是也有很大的阻礙。

盎格羅撒克森(指英美等國而言)的遺傳對於基督教也有很大的影響。麥克道格會督使我們想到撒克森民族的祖先，就是腦兒斯人，他們原來居住在拿噉的沿海一帶，依

海爲生。但是有時生活仍不能支持，所以就那些荒山開墾了。這是一種刻苦的生活，祇能供給少數人的衣食。他們的後裔只能冒險到海外去謀生了。他們到了異鄉，把那個地方征服，據爲己有。從這個社會遺傳中產生三種特性：（一）自信力（二）進取性（三）愛好個人自由。因這一點自信力每一家足以自給，少有受社會資助的。

今日的撒克森人民具有這三種特性。基督教一與他們接觸，便染着了這些自信·進取·愛好自由·的色彩。一個英人對大衆說道：「我自信是一位信基督的英人，但是我又不得不同想我是一個英國的基督徒，而我的人生同時也受了新約教訓和現代英國社會的影響。」在撒克森人的境內基督教表示的方式多染着個人主義和進取的色彩。這一種的遺傳自然能使他們的生活更其豐富，但只能表示基督教的一部分，而且缺少了那基督教中心的友善的深意和社會的表示。改正教主義和牠的個人自由的愛好完全在這種情形中發達起來。一般人說道：「改正教把一個普世的教會觀念打破時，牠幾乎失去了我們普世人道觀念。」現在我們正想挽救這個危機，主張把福音應用到社會各方面。

美國也代表了一種基督教，愛用「成功」「有生氣」和「快速」一類的名詞。黑人問題也

促成了美國教會現在採取的方式。在美國某城中黑人和白人在同一的地方禮拜上帝。一個貴婦走出禮拜堂門口，對他人說道：「這是十分好的，很有基督精神。如果我們另設教會，我們要弄到什麼地步？」這兒可以看出基督教正在打破社會的遺傳，想把牠自己解放出來。可惜社會的勢力極大，仍然把牠捉住不放，絕對的禁止牠的普及。

印度的宗教天才是最豐富的；她所採取的宗教方式時常失之太過，有時退化到墮落殘忍的地步。這些方式正在破碎中，終有過去的一日；但是她的精神仍然存在，會利用別的方式把牠盡量的發揮出來。在她的天才從基督教模型中發揮時，牠會使基督教的集合表示更其豐富。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印度人必須仍是印度人。他必須站在印度的文化和生命的潮流中，使那潮流之勢力流過他的心靈，同時使他的基督教的表示完全成爲東方色彩，不是歐美化的。這不是說印度教會必須拒絕歐美思想和生活中的優點，因爲教會一旦穩固的移植在她的境內，就不怕和各國交換思想了。但是起初教會必須限於一方，然後可以普及萬方。這樣教會方才有創造力——一種聲音，並不是一種迴音。

關於這個問題，一位朋友寫信給我說道：「第一件要事就是栽培一個活潑的印度人」

——對於他的歷史，他的才能和他的宗教天才都有感覺的人。印度一有這樣的精神，她的教會自然能有她自己的規模了。

印度的基督徒所以不會對於基督教神學有過重大的貢獻，就因為他想依照西方的思想方式，自然不得其道了。但是現在印度已有覺悟，不再仿效西方。我們期望她會善用她的天才。我們必須誠意地信託印度的基督徒有這一種的貢獻。

現在如果我們不信任印度的天才，是因為以前他們有過放肆的地方，這是很不公允的。正如我們說現在西方人的頭腦是不能信任的，是因為古時英倫的逐鹿人（Druids）時常把人獻祭而蘇格蘭人也有慣於吃人肉的，這也是同樣的不公允。

每一國家對於基督教道的發明有她特別的貢獻。上帝的兒子不是一部分的人類所能盡量發表的。凡那些和我們不同的民族或者能更加發揮我們所未發見的要道。

一個愛國的斯拉夫人深深的覺得本族的貢獻。歐戰前一年在他寫給密拉兒教授的信裏說道：「我對於斯拉夫族的運命不抱悲觀。現在我所有的印象自然模糊不清，不過知道終有一日，人類會需要一種新的方案在他的發展中，那就是我族的機會了。我已看出

我族也在德人所用的「強權」口號的勢力底下。但是這些口號正和人事一般，瞬息千變，所以斯拉夫族或有介紹一個「仁愛」口號的一日。」（參觀 *Races, Nations, and Classes*, Miller P. 80。）

印度也在期望世界有需要一個新的方案的一日。她也預備了一個口號，就是叫做 (Atma) —— 精神。這個口號已普偏了印度全國。凡係屬於印度民間的基督的信徒會把一種精神的生活指示給我們看。他們會把世事看做糞土，專心一致的歸向精神。

此外還有一種大同的思想也會同時發生。一日有一個印度教徒對我說道：「你想贖罪是指和諧嗎？」他自覺現在的生活因罪惡變為一種不和諧的鐘聲，但是他的內心却渴望平安和諧，所以希望贖罪會使他的生活與上帝復和——由不和而漸至於和。無怪印度人都渴望內心的平安。一個人的發怒最違反他的宗教生活。一日，有一個村人對我說，「我知道自己還不會得救，因為我雖然克服了一切，但是仍要發怒，所以不會得救。」印度的基督徒的必需是和諧與平安。靜思默想在他們是實在的。宗教是靜的實覺；上帝是人間和諧的鎖鏈。

最後印度的基督徒會明白十字架的意義，因為印度本來願意付宗教的代價。他們會捨棄一切，因為印度能從她的天性中領會耶穌所說「失掉生命的，必保全生命。」他們肯爲耶穌的名流血受苦。他們自會領會「十字架上耶穌的那些釘十字架門徒」的真意。

有一個名稱和概念足以概括這些思想，給牠們一種有能力的表示——一個深入印人思想和行爲中的名稱，就是「Bhakti」。這是指信仰，但是比信仰還大；這字是指虔誠，但是比虔誠還大；這是表示跟從他人，但是比跟從他人更豐富。這字是指把自己交託他人——一次完全的捨棄，直到他的生命變做我們的生命，做我們的主人。我們卑微的生命改換「Bhakti」目的中之道德和心靈的形狀，從他的生命裏得到更豐富的生命。

「自我的捨棄」自然是保羅對於信仰做概念，不是「Bhakti」一字現在的意義了。祇有基督教能把牠的內容變做豐富。印度以「Bhakti」爲感情中心；基督却使牠充滿人的全身，因為基督把生命灌輸在全部的生命中。

現在我們深信上帝是具有人性的——不是人身的。人性內祇少有三種品性——知識、情感、意志——這些又基於第四種品性「自我的感覺中」；我們既是人，自然也有這四

種品性。現在可以說宗教就是我的人性對於上帝的人性之反應。換言之，宗教是指凡我所思所感所向都是依照上帝的知·情·意的，完全效法上帝。但是除了耶穌，我們不甚知道上帝，所以也好說宗教是以基督之心為心而效法他。

基督教應用禮節，但是牠自己却不是禮節；牠也有信仰，却不是信仰；牠有組織，却不是組織。這是一種心靈交換的生活。

耶穌主張整個的「自我的捨棄」。他說道：「你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敬他。」這就是說，要把我們整個的人交付在上帝的手中。他所說的「盡力」不只指我們的體力，連我們的智力心力和志力也在其內。有許多人只有一部分愛敬耶穌，所以他的愛心是殘缺不全而又柔弱的。有的只用感情來愛敬上帝，他就成為宗教的感情家。(Emotionalist in religion) 有些人只用理智來愛敬上帝，他就成為宗教的理性家。(Intellectualist in religion) 還有人只用意志來愛敬上帝，他就成為一個鐵石心腸的人，(A man of iron) 未免不近人情了。祇有用全心全意全力愛敬主的人方才是一個強壯的信徒，把他自己完全住在基督的愛裏。

所以一個熱心的信徒不在乎避去紅塵，乃是要把自己完全獻奉給上帝。他不是要退避，乃是要發展——從自我的捨棄到自我的發展。我們的心靈猶如一隻帆船——有一個主管的心神把住牠的舵，意志又張起牠的風帆，情感勇往直駛。

在我們討論到印度對於基督教真實表示的時候，我又想起塞撒都丁（Sadhu Sundar Singh）他足上穿着草鞋，身上披了黃色的長袍，生平一無所有，但是他時常有一種溫柔樂意的笑容。在我們看來，他正是施洗約翰一派的人。他足以代表印度基督教的真精神，已引起世人的注目。在他初到歐洲的時候，各大城中的教堂都很擁擠。在他們聽他演講的時候，個個覺得一種異乎平常的音調，足以表示他內心裏高尚的新生命，有和諧與平安；他已完全把自己交付給那印度民間的基督了。

有些人說道：「四福音的最後註釋尚有待於新進的印度。」

第十三章 印度民間的基督

幾年之前有一位在印度傳道的朋友認真的批評我說道：「你只知傳述活的基督而少

有注意過去的基督。」我原是知道他的用意。他想我沒有十分注重耶穌一生的事業，也不會利用現成的方式和方法及完成的觀念。我承認自己的過失，雖然我仍對他說，我也和他一樣的信仰耶穌在十字架替我們已成功的事。他爲我而死，自然我也和他人一樣的感受。但是仍有未盡說完的地方。他是一個不能形容的恩賜。我雖然把他範圍起來，他自己會突圍而出！他的道不是我的拙舌所能形容的。我本深信他的言行，他是古今如一的。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而只談經驗，歷史是不可少的。

但是今日基督仍是活着。他不但已替我們成全了一切，就是現在也和我們同工。他不是一個過去的勢力，乃是當代的健者。康納台（Kennedy）說得不錯，我們不知道現代的世界中有什麼勢力鼓動我們，但是這是無可疑的，就是：基督已握住了我們。我們不能再如以往的昧然自安；我們不能自己做主，決定自己的向背。他把我們東西兩方的人完全握住了。

我們看見他在各處的運動中靜靜的工作着，把人心都改變過來了。晚近印度的一切改革，無論經濟的、社會的、道德的、宗教的，莫不趨向基督和他的思想。除出反動之

沒，外有一次改革，沒有他在其中的。

斯多克爾士是分光鏡學和波光原理的發明者。但是據我的朋友告訴我，斯多克爾士是何等的溫柔謙和。真配稱一位君子了。如果他人不承認他是個大發明家，他一點不以爲意，他時常做克爾文·湯末斯。一班科學家的後盾，而不肯據爲自己的功勞。我的朋友對我說：「斯爵士常居人後的地方，一言難盡。」同樣我們也談到基督在多少的事上，有功於印度和東方，雖然沒有人肯加以注意。

有人問一位日本關員說：「歐戰以後勞動界的不安情形，究竟由於什麼呢？」他並不歸罪於共產，只答道：「這是基督教在民間發動；勞工正在嘗試基督所講述的高尚自由的生活。」二次，有一個不信基督教的勞工者對一位教士說道：「我們工人明白基督，因爲他是一位工人，背負十架。每一個工人也明白十架，因爲他必須背一個十架。」在東方各項運動的背後，都有浩大的耶穌精神存在。

奧特地方的最後回教王有三百六十五個妃子。王宮之一現已改爲立法院了。一次，我坐在那兒，旁聽他們辯論「婦女選舉問題」，後來他們（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一致把牠通

過了。在議場的樓上有許多有學識的上等婦女也在旁聽。演說的人不時提起她們的在。有一個議員站起來指着她們說道：「我們必須給她們選舉權——看呀！她們正在觀望我們。」雖然基督未發一言，但是他的精神却充滿全個會場，耶穌站在他們的背後。

曲雷文哥(Travancore)是印度國內階級最少的地方；但是在牠的中心，我們却有過一次混合的敍餐——一百名高級的印度教徒·二百名墮民·一百名印度基督教徒·幾個回教徒·和幾位西人。各人的坐位都是混雜的，讓墮民坐在上等階級之旁，又讓回教徒坐在西人之旁，這樣混雜的坐定。我坐在回教徒和墮民之中。在我入坐時，那個回教徒對我說：「謝謝上帝，因為他使我們終於聚在一處。」我偷偷的觀看那些墮民吃驚的面容——顯出數世紀受壓制的面容，我似乎看見了「一位」站在他們後面，對大眾說：「我在監內，你們來探望我。」數世紀遺傳下來的鏈條，已因人們的良心受了這人子精神的壓迫，一旦斷開了。

他在各處同樣的做功夫，促進一切的改革。各項的運動如怒潮之漲發，有些還未認清有耶穌的精神在後方工作。一位敏銳的印度教徒，在他望見一隊熱誠的印度教中社會

服務者，帶笑地對我說道：「一班信基督的印度教徒！」基督已普及印度民間。在他端坐在道旁時，那些敏銳的印度人知道他也明白一切的勞苦憂愁，極端的和他們表示同情。北印度有一位著名的印度教中的理想家在我講道以後，表示他的信仰當下面幾句話中：「那最使我感動的事就是耶穌的豐富同情；他參加在人們的經驗中，同受甘苦。他能感到盲目的黑暗，麻瘋者的痛楚，富人的孤寂，貧人的墮落和罪人的罪惡。我們可以說他是誰呢？他自己稱呼是上帝的兒子，也叫他自己是人子，我們祇好不說了。」這位教授把人們含糊的感覺盡情的發表出來。

耶穌不會站在盲者麻瘋者窮人和罪人面前，大講他「爲什麼」的哲理。他只用自己同情的手按在他們的身上，把他們一概治好了。他又激發那些責問他作這些事的法利賽人的良心。人們開始覺悟彼此有互助的義務。貧病者的痛苦並不是他們前生的作孽，乃是富人今世的罪過，因爲他們見死不救。一切的運動全由這些理想產生出來，而這些理想乃是從基督得來的，只是人們還不肯加以注意。

但是有些人却承認這件事實。南印度大學有一位近代史教授對我說道：「我研究近

代史以後，使我明瞭在現代世界中有一個道德的中樞，而東西兩方最優美的生活已漸漸的向這個中樞旋轉——這個道德的中樞就是耶穌。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已日漸進入他的勢力圈內，而向他不息的旋轉。這個勢力圈使我們看了不勝驚奇：一切在東方的勢力圈都是爲了利用和政策的目的地，乃是國際仇視和紛爭的產地。但是這個耶穌的勢力圈反而能醫治·團結·拯救·我們。

讓我們聽這位印度著名哲學家，貫通東西哲學的學者。在我徵求他的高見時，早已私心惴惴的了，因爲我防備他下敏銳的批評。我問他說：「某教授，你對於基督有何高見？」他答道：「在耶穌教傳入以前，我國本有高尙的上帝觀。但是耶穌是人間最高上帝的表示。他用自己權能把我們感化過來；他得勝我們，不是因爲什麼宗教的詭詐，乃是他的人格高尙；他並未向該撒求助，他自己把我們得勝了，拯救了，又用自己去吸引萬方。

基督遇見了萬方的人，把他們握住了。一位有才能的印度律師一次講到「不能避免的基督」，他說道：「我們沒有一個可以避免他，從前我們十分痛恨他，但他已把我們得

勝了。耶穌正在日漸進入人心——是的，進入各人的心裏。」在我聽他演講中，還能記起一句經句「我還有別的羊羣，只是不屬於這羊圈的。我必須把他們領回來。」我們還可以分門別戶嗎？他已突圍而出，不知他要怎樣把他熱烈的同情普及到萬方。他曾和稅吏罪人一同吃飯，現在他也和印度教徒同席。無怪威爾斯(H. G. Wells)在他所著的世界史綱中批評說：「這個加利利人是何等的偉大，不是渺小如我們所能領會的了。」

但是我真知道有一位上主，在他走過印度大街小巷鄉村城市的時候，便會發生一種清潔的新觀念，生命的新感想，和服務的新熱力——有一種復興的氣象。

「今日我們已遇見基督，是嗎？」一個印度教徒這樣帶着笑容，對我問問，在他走出我房間的時候。照我看來，是的，我們真個遇見他了。

這是印度遇見耶穌的日子——也是我們的日子。在他們遇見時，我們也同時遇見他了。

在我坐下，寫下這已往十七年中的宗教經驗，忽而記起二件事情來了。一個七歲的印度女孩和我自己的女孩在屋外玩耍，我正坐在洋台下寫信，在她們跑過的時候，那個

女小孩忽而停下來，偷偷的到我那兒，提起她的粉紅小手，拍拍我的臉兒，說道：「你的臉兒真是令人可愛。」在她跑開的時候，我拭去眼眶中的眼淚，仍是寫着。但是我的心坎却因而溫熱起來。現在我在美國預備這本小冊子的時候，仍是覺得印度的小手撫摸我的頰上，使我心中溫熱起來，因為印度真是我所深愛的。現在我對於印度的愛有了一種特性，乃是從前所沒有的。我初到印度去傳道，只出於憐恤之心。但我去久了，就對他表示敬意。我之愛印度，因她是令人可愛的，使我發生了親密的感想。

一次，我在山丁克登的泰戈爾寺內，也遇見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坐在石階旁，看他們舉行寺禮。禮畢後，一位學生走上前去，從台上的盆中拆下一朵蓮花，——印度的國花——然後退到我的地方，把牠贈送給我。在我站起接受時，他俯伏在地，脛我的腳，如同致敬他們的師傅一般，這是完全出於他的至誠。我想自己是一個外人，又公然信仰別的宗教，萬不料會受人的歡迎。但在這個學生贈送我這朵鮮花在大眾面前，我就知道自已受人看重，如同他們的朋友兄弟，而又是一個師傅，一旦能使他們以師禮待我，真是我的私願。同時我也覺得自己是個初學者，起先我以為一到印度，只有教人，而自己一



Cat. No.
9144